

僑組織出版品

新世紀

半月刊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論壇

國民黨舉行六全大會——歐戰爆發——德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日內閣改組——日蘇關係的揣測——各地戰訊沈寂——重慶物價高漲

專載

與客論直接交涉與國際調停……力菴
猶太人移居中國問題……龍大均
貴州之土地陳報與田賦改革（續）吳無吾

譯著

與中國知識界書……室伏高信
日本之回憶……W. H. Chamberlain
檀香島上的中日人民……E. G. Burrows
日本戰時經濟體制的薄弱面……高橋龜吉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J. W. Wheeler—Behnett

論

壇

國民黨舉行六全大會——歐戰爆發——德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日內閣改組——日蘇關係的揣測——各地戰訊沉寂——重慶物價高漲

中國國民黨於八月廿八日起，在滬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一件救國存黨的大事。自從汪先生發表暨電後，全國民衆及各地黨部，聞風響應，各地黨員，海外僑胞及黨部，各地民衆團體及特別黨部等，皆表示因重慶政府及黨部當局，既爲共產黨所脅持，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一致請求汪副總裁迅即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共商國是，並由各地黨員推選代表到滬，於是遂舉行大會。該會宣言及議決案，各報已揭載，本刊不必贅述。議決案中最重要的是（一）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均已喪失行使職權之自由，所有一切決議及命令，完全無效。（二）廢除總裁制，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人，代表行總章第四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會中代表提出臨時動議二件（一）汪副總裁倡導和平，親貞奮鬥，換救危亡，解民倒懸，大會全體，應致敬意，以表尊崇，當由主席團及全體代表起立向汪副總裁鞠躬致敬。（二）依據整理黨務案之決議，推選汪兆銘同志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當經全體一致通過，掌聲雷動。這次大會舉行後，所有國民黨的工作，都可擺脫共產黨和私人挾制，而從事真正救國存黨的大業了。

歐戰竟然爆發了。敵對的兩方，誰是誰非，我們正不必有所偏袒，不過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陣綫論的如何無稽。在中日戰事中，曾經流行一種陣綫論，認爲英美法蘇是民主和平陣綫，德意日是獨裁侵略陣綫，勢必對立，並且斷定德意日勢必失敗，又斷定英美法蘇必然援助中國

，於是竟用這把如意算盤，算定「最後勝利終屬於我」。然而事實如何？現在歐戰是爆發了，但是蘇聯却和德國混在一起，意日美三國却採取中立態度，這兩個陣綫到那裏去了？但是反過來說，我們也難怪這班陣綫論者，因爲他們是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教他們如何宣傳就如何宣傳，以後當然把陣綫論暫時收起，再另找一個招牌，據說共產黨方面知道「國際援助」這四個字已失效，現在要利用「自力更生」四字了。

歐戰會對於中國發生什麼影響呢？據重慶方面表示，說是對我抗戰前途，並無不利影響，但是並未解釋爲什麼如此，只說了一些抗戰目的與信賴政府等不關本題的話。本來一向的宣傳是歐戰馬上就要爆發，爆發之後一定對我絕對有利，可是中日戰事爆發兩年後，歐戰爆發，而政府方面也只能說是並無不利影響，於此可見從前宣傳的無稽。從事實上說，歐戰爆發對我是最不利的，因爲我們再沒有辦法向外國購買軍用品，而滇緬公路或是滇緬鐵路也就等於虛設了，至於通蘇聯的公路無法輸運軍火，這更是週知的事，無庸詳述，這樣一來，重慶的戰鬥力只有逐漸消失下來，但是重慶方面，還是閉着眼睛向人民說樂觀的話，絕不把國家的存亡放在心上，這未免太可痛惜了。

德蘇間的互不侵犯協定，係於八月二十三日訂立，這是促成這次歐戰最大的動力。中國共產黨人以及因上當而傾軋的西班牙人民陣綫中人，一向稱譽蘇聯是世界和平的砥柱，和侵略國家是勢不兩立的，可是現在

德蘇兩國居然混在一起，並且蘇聯如果不與德國這種助力，歐戰未必即會爆發，然而這却是世界和平砥柱所促成的！我們認爲德蘇都是獨立國家，其一切行動當然以謀本國福利爲依歸，無可責備，不過我們要提出來一點，促大家注意。假設德國的行動是侵略的，至少侵略的對象不是中國，而蘇聯在外蒙新疆等地的舉動分明是把中國做侵略的對象，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把德國肆加設罵，同時却把蘇聯頂得高高。去年中國共產黨鼓吹對德意絕交，所幸李聖五在參政會中提出一案，才把這妄動打消，當時共產黨方面，造出許多謠言，說是李聖五主張德意路線，甚至把蘇聯不積極援助中國，也歸罪在那提案。然而現在德蘇居然混在一起，蘇聯並且幫助德國鼓動大戰了。最近毛澤東發表論文，主張與德改善關係，仍舊抗日到底，但是如果日蘇一旦成立互不侵犯協定，那麼共產黨準備怎樣辦呢？

日本平沼內閣於八月廿八日全體辭職，辭職聲明中直言「今次因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緣由，致歐洲局勢頓成複雜多故之新形勢狀態，」所以這次內閣的改組，當然是完全爲德蘇間起了變化所致。

我們對於此次平沼內閣總辭職，有一個見解，也有一個感想。我們的見解是繼任的內閣，對於近衛內閣時代所確定的對華政策，是不會有變化的，所變化的不過是對付第三國的態度罷了。我們的感想是平沼內閣的負於負責。本來防共協定，並非由平沼內閣所訂立，這次德國斗然改變方向，在一般的政府當局，正可借此對以前內閣加以攻擊，即不然，也決不會自己認錯，全體辭職。平沼內閣這次的辭職，十分表現具有運動家的風度，反之，日失地千里，而當局者會無一言非己，儘拿些樂觀話來騙人民，其間相去實在太遠了。

最近日蘇間的關係，因德蘇協定，會引起不少的揣測和傳說，認爲經德國的拉攏，日蘇間也許有訂立互不侵犯協定的可能。本刊認爲救中國應該反共，但是反共與反蘇是截然兩事，因爲反共是內政，反蘇是外

交，決不能併爲一談的。據重慶大公報的論調，認爲蘇日同盟實無此可能。其實互不侵犯協定是消極的，同盟是積極的，却是兩事，該報竟併爲一談，這是很可怪的。至於所舉的理由，則有「一則蘇日之間，經濟上向來並不接近。二則蘇日整部關係史，向來爲敵視的，一其他還有五項似是而非的理由，但是該報却忘記在中日戰事發生前幾年中，中國屢次想和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屢被蘇聯拒絕，同時蘇聯屢向日本請訂互不侵犯協定，但又屢被日本所拒絕，這是事實，不容似是而非的現由來掩飾的。」

八月間汪主席前往廣州，發表廣播演說，使前方將士和民衆明瞭實際情形，共同肩起救國的責任。汪主席離粵後，徒然來了一陣的各種風攻的聲浪，至於反攻廣州的宣傳，尤爲熱烈，然而事實如何，還不過是重慶的宣傳罷了！現在什麼都沉寂下來。重慶方面的宣傳，專着意在西方面，說是軍事上如何勝利。山西這地方，和外界消息隔絕，無論如何說法，既無從證實其爲是，也無從證實其爲非，至於衆目昭彰的地方，何不來一些實際表現呢？重慶方面攻擊汪主席領導的和平運動，不遺餘力，說是勝利就在目前，其實這種空話，要拿來阻止民衆一致要求的和平運動，是毫無用處的，除非是眞個把武漢，廣州奪回來。

我們記得本年七月七日重慶各報聯合刊，載有社論，警告民衆勿聽信汪先生，因爲中國的勝利，已經到了最後五分鐘了。如果以一日爲標準則最後五分鐘，只指幾天的功夫；即以一小時爲標準，最後五分鐘，也不過是一兩月的工夫，我們能相信麼？最妙的是該篇社論的結論，指出長期抗戰是政府的根本政策，其實勝利既然已經到了最後五分鐘，爲什麼又要長期抗戰呢？宣傳的矛盾，有如此者！

重慶物價的高漲，實屬駭人聽聞。在中日戰事爆發前，報紙每令六元，現在漲至七十元，一般人預料其價或終將達一百二十元，普通藍布日前每尺五角，已屬令人咋舌，但近日已漲至一元數角。但出口主要品，如白臘、桐油，則因歐戰關係出口困難，其價格反跌落十分之三，不過重慶言論界，還在說法幣基礎穩固，眞不知何所見而云然！

專載

與客論直接交涉與國際調停

力 菴

客：今天又來和老兄長談。

主：歡迎，歡迎。

客：時局這樣嚴重，怎樣得了？

主：實在是不得了。

客：現在汪先生和重慶政府各走極端，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主：老兄何以見得各走極端？

客：這當然是很簡單的。汪先生主張和日本媾和，重慶政府主張抗戰到底，這豈不是各走極端嗎？

主：據我看來，却並不如此。汪先生主張媾和，却並不反對抗戰，如果和不下來，自然只有繼續抗戰。重慶方面雖然有時表示抗戰到底，但是常常又表示希望國際調停。

客：（愕然）希望國際調停，不也就是主和嗎？而國際調停豈不是否認「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嗎？因為如果我們得到最後勝利，儘可提出條件迫日本接受，何必要國際調停呢？

主：正是這樣，所以我說並非各走極端。

客：既然這樣，和戰的問題應該就很簡單了，因為重慶也是想和的，不過是希望國際上來調停罷了。那們現在的問題是：汪先生是不是反對國際調停？

主：據我所談過汪先生所發表的政見，汪先生並不反對國際調停。

客：那們意見既然一致，為什麼不馬上採用國際調停的方式來結束戰事呢？

主：國際調停的辦法，是不容易實現的。前年在比京不魯塞爾舉行九國

公約會議，但是因為日本拒絕參加，該會遂烟消雲散。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希望用國際會議形式來調停中日戰事，是不可能的，因為日本是無論如何不願參加的。

客：談到這一點，請老兄告訴我一些關於重慶政府希望國際調停的大致情形。

主：經過情形是這樣的。前年戰事發生後，比京舉行九國公約會議，我國派代表參加。在那時候，政府的立場是很合理的，因為當時表示我國抗戰，是原不得已的舉動，如果能從國際上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恢復和平，當然是很好的。以後有德使陶德曼的調停，及其他傳說的外使調停，但是可惜都沒有成功。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先生發表電報，毅然主張對日直接交涉。政府對於汪先生和平建議態度，是出乎意料的嚴峻，好像是馬上就可以打退日本的樣子。然而更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本年二月間，即有政府某官員對路透社發表談話，表示和平，並主張以國際會議解決中日戰爭。

客：汪先生以副總裁的地位，主張和平，尚且引起這場大風波，而該會員竟會隨後也表示和平，竟然毫無妨礙，這就未免玄妙了。

主：是的。本年三月間，外交部長王寵惠氏又正式發表談話，闡明「中日戰事目前如求和平解決，其唯一可能途徑，厥為召集一九國公約簽字國之圓桌會議。」最近行政院長孔祥熙氏也發表同樣的主張。所以拆穿了說，重慶政府也是很想和的，不過希望用國際會議來解決罷了。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客：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國際會議與國際調停是不是一件事？

主：我們可以說，國際會議是國際調停真的一種。例如九國公約簽字國開會調停中日戰事，這是採用會議形式的國際調停；又如德使陶德曼的調停戰事，這是第三國居間的國際調停。

客：那們從過去事實而言，日本並不反對第三國居間的國際調停，不過反對國際會議罷了。但是爲什麼重慶政府這樣希望國際會議來調停呢？你有沒有王外長談話的剪報？

主：有的。（將該報交閱）

客：該談話剪報就是「中日戰事目前如求和平解決，其唯一可能途徑，厥爲召集一九國公約簽字國之圓桌會議，」可見重慶政府意見，並非打退日本得到最後勝利再講，也非等日本先撤兵再講，只要國際會議開成，重慶政府就願意和日本講和了。

主：正是這樣。

客：談話中並未提起國聯，這有沒有用意呢？

主：有的。這表示重慶政府已有了覺悟，知道國聯是沒有用的，然而九國公約又何嘗就有效呢！

客：談話中爲什麼僅主張各國應用抵貨方法，以促日本就範，而不乾脆的倡言經濟制裁呢？

主：這是重慶政府明瞭經濟制裁，是萬無實現的希望，所以退而求其次，主張各國採用抵貨方法。但是在實際上，各國因備戰的關係，不但不抵制日貨，反而多購，最近發表的英日貿易統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客：談話中又說「日本在現時或不願接受，」但以爲「日本如經久戰之後，軍力微弱，則或將接受調解，亦未可知。」關於這一點，我倒有一個疑問。日本在現時不願接受國際會議的調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如經久戰之後，軍力微弱，那時國際加以壓迫，日本豈敢不接受調解，這是大家所認爲必然的，但是該談話中爲什麼用不肯定的語氣，說是「亦未可知」呢？

主：這就等於說日本接受國際會議式的調停是不可能的。如果日本到了

非接受不可的時候，試問中國政府在那時還能存在嗎？

客：關於這一點，我認爲倒不關事。假設重慶給日本打下來，那們政府再行遷移，還是同日本扭下去，終有使日本無法抵禦國際壓力的一天。

主：這誠然是有可能性的。

客：這就好了，因爲到那時國際會議的辦法，當然是逼着日本退出中國境外。

主：這也許有可能。

客：（興奮地）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都恢復完整嗎？

主：這却絕對不可能。我們應該張開眼看一看，我們所認爲救命菩薩的國家，那一個是沒有屬地的，而且好多屬地就是從我們中國身上挖去的，試問中國到了毫無力量的地步，日本也失去均衡力量的時候，中國還不是要淪爲殖民地嗎？

客：照這樣說來，國際調停是沒有好處的了。

主：自然不會有好處的。

客：哦！我想起一件史實了。當時俄法德三國干涉遠遼，這不是國際調停對於中國有利嗎？

主：國際調停和國際干涉不同。國際調停不過是在兩國交戰的時候，雙方不便談判，於是中立國出來調停一下，其作用等於民事中的調解，至於調解的條件，當然還得當事人提出或接受，調解人是斷不能逼着任何一方接受條件的，例如前年比京開九國公約會議，與會各國一再聲明毫無成見，只希望日本到會聲述意見，以便寬取和平途徑罷了。

客：怪我插嘴。當時中國方面對於該會聲明並沒有表示反對，而且也未嘗等日軍先行撤退，才願參加會議，以寬取和平的途徑。照這樣看來，政府方面只要國際方面肯替我們和，什麼先決條件都可以不管。

主：正是如是。：談到國際干涉，那是第三者迫使交戰一方或雙方接受其條件。例如三國干涉遼遼，就是那三國提出遼遼主張，迫使日本接受。

客：安知將來英美法蘇不會也聯合起來，迫使日軍退出中國境外？

主：關於這一點，重慶政府也明知萬無實現的希望，所以只談國際調停並未鼓吹國際干涉，就是這個道理。談起三國干涉遼遼，我們應該知道這事發生，在中日簽訂馬關和約之後，因為該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俄國看見它想吃的餅送給日本，當然是不願意的，所以聯合德法來干涉。

客：無論如何，遼東半島究竟保留下來。

主：歸還遼東半島，不是沒有代價的。當時中國須增加巨量的賠款，事後俄國索酬也不得不答應，如果俄國不給日本打敗，東三省早就是俄國的了。由這一個事實我們可以斷定國際干涉也是於我無益的。

客：照這樣看來，我們的長期抗戰，其目的不在爭取最後勝利，而是期待國際會議了。

主：正是這樣。

客：但是國際會議也未必對我有利，然則我們為什麼還要犧牲這許多生命財產，來達到這一個無聊的目的呢！

主：這就是面子問題，而且由國際出來和，重慶當局才好推卸責任。

客：也許不盡然，大家都認為國際替我們和，才有保證。

主：大家確有這種心理，其實說穿了，是很可笑的。九國公約保證中國主權領土的完整，這總算是可靠了，然而事實如何？如果國際保證是可靠的，根本上日軍還會打進來嗎？這等於愚夫新年祀神，祈禱家宅平安，雖然當年家裏死了人，他明年還是照例祀神一樣。

客：假設國際會議可開成，對於中國是否較為有利？

主：不然。國際會議中，與會各國當然以他們本身的利益做前提，這對於日本方面也許會少得利益，但是對於中國却是不會有好處的。

客：在這樣情形之下，怎樣打開這個僵局呢？

主：只有對日直接交涉。

客：日本願意不願意直接交涉呢？

主：這是日本一貫的外交政策，當然沒有問題，況且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談話對於交涉的輪廓也有具體的表示。

客：直接交涉不會上當呢？

主：直接交涉會上當，國際調停也一樣的會上當，這完全要看本身的立場如何。

客：汪先生是主張直接交涉與國際調停並行，但是重慶方面堅持着國際調停，極力反對直接交涉，其間在根本立場上，有沒有重要的區別？

主：有的。汪先生所着重的，是和議的條件，却不着重在和議的方式，所以直接交涉也好，國際調停也好。重慶所着重的，是和議的方式，而不是和議的條件，所以只等國際調停，却不願直接交涉。這就是汪先生的電報和王外長談話不同之點。

客：我記得香港大公報說，王外長的談話是私人意見，並不是代表政府立場。

主：這是胡說。外交部長正式發表有關外交的談話，怎樣可以說這是個人意見，而非代表政府立場呢？我們如果說這是代表政府立場，王外長個人意見未必如此，倒是可以的。

客：關於國際調停和直接交涉，這兩種方式是不是截然不同的？

主：其實是一件事。國際調停不過是拉攏一下，實際交涉還得當事的兩方直接辦理的。例如在上次華盛頓會議中，關於解決山東問題，雖說是美總統出面調停，然而實際上還不是中日直接交涉嗎？再進一步說：如果直接交涉所提出的條件，我們不能接受，在國際調停中當然也是不能接受的。

客：既然這樣，重慶方面為什麼希望國際調停呢？

主：只要國際調停，那末無論什麼條件，重慶儘可推在國際身上，自己可以一塵不染，所以王外長的談話，沒有一個字談到和議的條件。

客：最近重慶方面已經提出條件了，這個條件是先撤兵後談和。我認爲這是很重要的，因爲如果我們同日本講和，但是她倒不願撤兵，豈不糟糕？

主：這是極可笑的。如果日本真的逼得沒有辦法，先行撤兵，那是我們已經得到最後勝利，慶賀之不暇，還同日本講什麼和？其實通常的秩序，當然是（一）停戰（二）和（三）撤兵，那有停戰擱開不談，先撤兵而後議和之理？

客：我不相信重慶當局會連這一個平凡的道理都不曉得。

主：我也決不相信，不過借此迷惑人民罷了！否則重慶方面何不通告九國公約簽字國，表示日本不先撤兵之前，中國決不參加任何會議呢？

客：直接交涉有沒有屈服之嫌呢？

主：交涉的倡議，是近衛所發，我們並無屈服之嫌。

客：在通常情形之下，辦理外交還是宜用直接交涉方式呢？還是宜用國際調停呢？

主：當然應用直接交涉的方式，因爲這是國家的自然權利。一個國家如果是有獨立精神的，對外一切交涉，當然是直接辦理。例如去年張鼓峯事件，據蘇聯宣稱係日軍侵略該地所致，然而蘇聯並不向國聯聲訴，也不請第三國出來調停，還是直接和日本交涉，妥協了事。

客：如果利用國際會議形式，這有沒有損害國家自然權利之處呢？

主：凡事屬於多國者，例如國際郵政問題等，當然應該利用國際會議去解決，這決無損於國家的自然權利，如果兩國相爭，當然應該兩國自行解決，或請第三國從中斡旋，也無不可，但是要用國際會議形式去解決，却不甚妥當。

客：這是什麼緣故呢？

主：假設關於此次中日戰爭，我們所希望的國際會議竟可開成，我們不是準備完全聽命於該會的決議？如果是的，這是把中國的命運交給國際上去支配？如果不是的那們我們何必要國際會議？

客：我認國際上必可主持正義，所以一切決議必然是對中國有利的，這一點似乎不必担心。

主：假設一切議決案，都是對中國有利的，那們對於與會各國的權益不是有利的？

客：想起來當然也是有利的。

主：那們對於日本呢？

客：當然是不利的。

主：我們能希望日本接受嗎？

客：日本不接受，國際上會加壓力強迫她接受的。

主：話又可以說回來了。如果國際上準備用壓力對付日本，他們儘可到國聯去集議，先來一個經濟制裁，再來一個軍事制裁，豈不直接了當，何必要什麼國際會議呢？一般認爲從國際會議中，中國可以佔便宜，日本勢必吃虧，這是完全錯誤的。

客：直接交涉是不是較爲有利？

主：我認爲較爲有利，第一，直接交涉足以表示中國有獨立的精神，有獨立精神的國家，才能希望獲得對等的條件。第二，直接交涉立刻可以開議，因此許多生命財產可以免去無謂的犧牲。

客：直接交涉的條件是否可以較好？

主：我認爲可以較好，我們姑且不談直接交涉是中國誠意的表示，日本理應推誠相與，至少我們可以不致有佣錢的損失。

客：國際方面會不會反對直接交涉？

主：確有不願意的，但是却不能反對。如果任何國家反對我們直接交涉，這就等於把中國當作保護國或是殖民地看待。

客：直接交涉會不會影響第三國的利益？

主：他們合法的利益我們當然尊重。

客：直接交涉訂下來的條約，有沒有保障呢？

主：當然有的。條約最好的保障，是該條約對於訂約兩方都是有利的，這樣兩方自然都願意切實履行，否則絕無保障的。至於拉國來

保證，我們剛才已經討論過，當然是無效的。

客：我記得九一八事變時，大家都主張國際調停反對直接交涉，而現在又發生同樣的論辯。

主：當時一般人的見解，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在九一八事變未發生之前，國聯的聲望頗高，日本既然首先發難，不但國聯的所有會員國，必然要盡他們的義務，而國聯以外的美國，又有九國公約的關係，必然採取共同行動，所以認為日本必然吃大虧。在這種見解之下，大家當然主張國際調停，而反對直接交涉了。

客：當時顧維鈞為什麼主張直接交涉呢？顧氏是手創國聯人之一，照理他是應該主張中日事件由國聯處理的。

主：這是因為顧氏洞悉國際間的情形，料定國聯決無辦法，尤其他看出這個紙虎戳穿後，事情就更難辦，所以他毅然提出直接交涉。

客：顧維鈞是絕頂聰明人，然而這事却做得再笨也沒有了。他提出直接交涉後，不但把外交部長的高官丟掉，而且被全國民眾唾罵，說是「賣國賊」，連外交部旗幟的基礎都寫着「驅逐賣國賊」的字樣。至於受日方賄賂的謠言，更是聞傳一時，所以顧氏理應唱些高調，擺出強硬的態度，等到事態惡化，只要向國際身上一推，就可了事，落得自己留一個民族英雄的榮銜，豈不是好！

主：如果當政者都是這樣想法，中國早就亡了，所幸中國人還有能犧牲一己為國家着想的。

客：過去的痛苦經驗，既然充分證明國際之絕不可靠，為什麼現在重慶方面仍就堅持用國際會議來解決中日戰爭呢？

主：除去想推卸責任，還有什麼其他作用？可是現在共產黨已經表示反對，指任何國際會議係明與會，這是很可注意的。在重慶方面的打算，抗戰能到了開國際會議就算到底，可是共產黨却主張，抗戰

要打到鴨綠江才算到底，這樣的高調，當然是在阻止重慶下台，一定要拖到亡國為止。

客：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可以分為三種主張。第一，汪先生主張國際調停也好，直接交涉也好，只要條件適合，不論方式，以便早日解決，替國家多留一點元氣，使人民少受些痛苦。第二，重慶方面堅持國際調停，拒絕直接交涉，只重方式，不論條件，只要政府面子好看，不顧國家人民利害。第三，共產黨方面，國際調停也反對，直接交涉也反對，務必使弱者亡，強者傷，好讓蘇聯整個赤化東亞！

主：（長歎）正是這樣。夜報來了，我們可以看看有沒有重要消息。

客：哦！歐戰竟然爆發了！這對於中日問題是有很大影響的。

主：陣線論者都說歐洲大戰是對中國有利的，因為歐戰的陣容，一定是英美法蘇站在一面，德意日站在一面，可是現在所謂反侵略陣線的大本營——蘇聯，却和德國混在一起，至於美日意却又站在旁邊，於此可見陣線論的荒謬。

客：這誠然是荒謬的，不過對於重慶所堅持的利用國際會來結束中日戰爭的主張，會發生什麼影響？

主：英法德既然從事戰爭，其他國家也不遑寄慮，還不用說，國際會議在目前是萬無開成的希望，除去我們真有「等」的勁兒，等歐戰結束後來解決中日戰爭。

客：這豈不是違反了外交自主的原則？

主：即不談原則，在實際上我們也無法等待的，因為歐戰發生後，我們的軍火來源已經完全斷絕，怎樣能持久下去呢？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依照汪先生的主張，對日直接交涉。

客：（頻頻點頭）我明白了，今天談得太久，再會。

主：再會。

猶太人移居中國問題

龍大均

八

猶太人因為沒有國家，所以到處受人虐待，被人驅逐，走頭無路，如「喪家之犬」。自希特勒握了德國政權以後，境內這十五萬純粹的猶太人，三十五萬雜種的猶太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六年以來，逃出的約達三十五萬。意大利本是雜種的國家，可是近年為着討好於希特勒和籠絡阿拉伯民族起見，竟扯起「排猶」的旗幟，其境內五萬七千的猶太人亦遭受空前的浩劫。捷克被德國吞併後，其境內的猶太人固實行「三十六着走為上着」的辦法，此外，東歐各小國以至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所有的猶太人亦大都不堪壓迫，紛紛出走，因此，救濟猶太人難民成為國際上惹人注意的一個問題。

就最近的事實看，六月間，有兩千多名原籍波蘭的猶太人，被德國武力驅逐，解送波蘭邊境，可是，波蘭守邊的軍警，因他們居德多年，已失掉波蘭國籍，拒不容納，這樣，那兩千多名的猶太人，便像野獸一般被困於荒山窮谷之中，磨宿無着，進退受敵，後來不知如何了結。在多瑙河上，亦有一千三百餘名的猶太人，關閉在船艙裏面，等待羅馬尼亞政府准予通過。最近另有九百十八名猶太人，自德國逃出，坐聖路易號輪赴古巴，行前本已辦妥護照簽字，豈知古巴政府竟不許登岸，弄到那船人浮蕩於大西洋上而無所歸宿，新大陸那麼廣大，竟沒有他們一片插足之地！最後幸得美國猶太難民救濟會担保資助每人五百美圓，始由英法比荷四國分別暫行收容，至於將來把他們發落何地？那還不得而知。這裏不過舉幾個例，類此的事件，其實說不勝說。此外，猶太人非法入境被捕坐獄的，那在各國更是「司空見慣」的了。目前德國雖已驅逐了三十五萬的猶太人，可是排猶政策並不因此而緩和。七月六日，柏林政府下令全國猶太人成立公會，自行籌款辦理教育公益並促進移民出境事宜，其肅清內猶太人的進行是一步緊過一步的了。

猶太人在歐洲既不能立足，在美洲亦不許登岸，那末只好向東方進

取。在近東，有巴勒斯坦聖地，根據英外長貝爾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的宣言，那本是撥給猶太人重建「民族邦家」的地方，其後由於阿拉伯人的反對，本年五月十七日英政府發表的白皮書竟限制猶太人入境。從四月起，五年之內，僅准許七萬五千人移入，即每年不得超過一萬人，外加難民二萬五千。總之，限定猶太移民無論如何不得超過全境人口三分之一。但是白皮書發表後兩個月，英殖民部大臣麥唐諾於七月十二日在國會宣佈：巴勒斯坦因非法入境的猶太人過多，決自本年十月一日起至明年三月底止。這半年內完全禁止猶太人入境，原定限額暫不執行。巴勒斯坦既宣佈關閉門戶，且到了那裏會遭着阿拉伯人的屠殺。所以猶太人只好向着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進行，那就是說要到我們這個「百孔千瘡」的中國來了。

猶太人移居中國，向來不大引人注意。有些猶太人在華經營事業，甚至發了大財，例如上海的哈同，曾受着當地士大夫的青眼看待。不過最近這幾年來，情形顯然不同。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德國和東歐的猶太人，源源不絕的向上海流入。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德國加緊排猶之後，東來的更多，差不多每次從歐洲開來的郵船，都載來三百五百不等。截至本月中旬止，上海的猶太難民已達一萬八千人，在虹口有難民營六處，供他們棲宿。據上海救濟猶太難民會秘書霍脫馬克士說：「預料至今年底，其人數將必達二萬五千之衆」。這些人逃出其本國後，財產多被沒收，來到上海，往往一身以外無長物，其生活僅靠着捐款來維持。像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對於上海的居民當然引起不安。

上海現在的居民已超過五百萬，我們自己的難民就有十餘萬，救濟已經很不容易，對於異族難民的收容，自然力難兼顧。聞日佔領區的猶太人如未得日軍核准，須於本月廿二以前退出，勢必徙入內地。今年三月董顯光氏曾自重慶致電上海猶太難民委員會，建議將猶太人四千

至五千移殖於我國的西北及西南各省（三月十日海通社上海電），可是其後沒有下文。大約上海猶太難民委員會對於這類的紙上文章並不感覺興趣吧。

在董氏建議之後，有猶太人柏格拉氏（Jacob Berglas）於七月廿九日發表其移民入滇的計劃。柏氏本是德國的銀行家兼工業家，頗有號召的能力。聞將於本月底赴美宣傳其計劃的實現。此項計劃，簡單說，其目的是要移殖猶太人十萬於雲南省。其負責的機關設一個委員會，由世界各地難民救濟會的首領組織之。更由委員會選派各部門實業的總經理，主管營業事宜。其事業的範圍在於發展不帶軍事性質的工業和交通，以至訓練猶太人成爲技術工人。各項實業先經委員會負責經營兩三年，其後才逐漸移交於個人。至於資本一項，據柏氏計劃，可從五方面去籌集：（一）每個移民須繳五十鎊，由委員會擔保至少一年的膳宿和工作。除了十萬人的膳宿費外，餘款一百四十萬鎊作爲資本。（二）世界各地難民救濟會的捐助。（三）各界志願捐。（四）各保證人對於他國一個或數個難民担保的接濟。（五）荷蘭、英國、瑞士等國的政府現皆設有難民營，開銷大筆款子於不生產之途，如移難民入滇，則四國政府可移用原款以津貼此項事業。

聞此項計劃已呈請國民政府察核，結果如何，此刻不能預言。柏氏所發表的計劃見於七月廿九日美聯社上海電，其內容過於簡略，未便避下批評。就大體看來，這好像一所大規模工讀學校招生，在入學前，先繳一年的膳宿費和學費。成爲問題的是，一年後各難民無力繳五十鎊，委員會的資本和各項捐款爲數無多，且可暫而不可久，所經營的事業又未必即能生利，這樣將怎能維持這十萬人的生活下去呢？

柏氏計劃所說的十萬猶太難民，不知是否包括婦孺老弱在內。要是所挑選的僅限於壯丁，技術專家和熟練工人，那末，他所計劃的企業也許有成功的可能。不過，據我所知，猶太人多業商販，把他們訓練成工匠，頗費時日，且婦孺老弱除外，事實恐怕辦不到，因爲這樣豈不把他們的庭家庭全都拆散了麼？名義上是救濟難民，怎好這樣辦呢？

此刻我國內的難民不下四千萬。政府繼續抗戰，前線後方救死扶傷之不暇，加以口機轟炸我不設防的城市，受害者日有增多，單是安置自己的難民已經大不容易，怎能越俎代庖，兼事收容歐洲的難民？且猶太人良莠不齊，據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中所引英國雷品唐上校（Colonel Repington）的譏評：「德國三人之中，必有一賣國賊」。話雖說得過火，可是，猶太人中不少對德不忠的人，似是事實。「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古已然，今何足怪？滇省爲我國防重地，對外交通的要道，一旦引入十萬異族，對我國家的安全是否發生威脅，大成問題。

我中華民族向以仁愛寬大立國，而「濟弱扶傾」更是我先哲千年不朽的遺訓。因此從正義人道說，我們自然應該儘量收容猶太難民，不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正使我整個民族陷入塗炭之中，我自救之不暇？何暇救人本儒家「由親及疏」之義，必先拯救自己的同胞，然後推恩及於異族。在此非常時期，未能實踐「濟弱扶傾」的祖訓，這不是我們自己的過失，而是帝國主義的罪惡。世界上許多皈依宗教的人士，平日拿正義博愛的道理向我們傳教，他們的「福音」爲何不感動列強的當局，開放那些地廣人稀的殖民地，例如南非、澳洲，以安插這百數十萬顛沛無告的生靈！

撇開正義人道不說，因爲在現世紀，正義人道正如那架壞了的電梯，「正在修理，暫停使用」。現在且從經濟上的利益來說，此刻我國正要開發西南天然的富源，利用猶太人的技術和資本似是一件頂上算的事。猶太人在科學工業上產生了不少的天才，在國際的金融商業上亦握著很大的權力。世界上的猶太人總計達一千六百萬，約有三分之一已變成了美國人，其中很多是資本家，要是我國收容他們的一部分同胞，就可利用這部分人做媒介去吸收美國的資本，供我作建國之用，這樣看來，猶太人入境倒是一件應該歡迎的事了。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凡是有錢和有大資本的猶太人，他們脫離德意以後，仍可逍遙於英法美的都市之上，甚至正式取得國籍，只有那些窮苦無告的自由職業者或小商販之類的猶太人，才被追流亡到遠東來，這班人既仰着救濟費來生活，當然可

藉以吸收美國的一點資金，不過，其數目將很有限，我們不能在上面打如意的算盤，除非柏格氏神通廣大，居然籌得鉅款，那又當別論了。

總之，我以為對於外人入境，應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凡外人居留我國內的，每年應領取居留證，繳納居留稅，並受着軍警監視，如有犯法嫌疑立即驅逐出境。對於猶太人更要加倍注意，因為他們被驅逐後是

無地可容身的。凡猶太人入境應限於工程師醫師等技術人員及其眷屬，經過證實其身分履歷之後，並查明其隨身携有全家一年以上的生活費或已經我國工廠機關訂立合同僱用者，始可放行，普通猶太人擁有十萬圓以上的資產，存放在中央銀行有據的，亦可特准其携眷入境居留。此外應一律擋截，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我提出如是的建議。

貴州之土地陳報與田賦改革

(續)

吳無吾

六、貴定平壩修文清鎮之土地陳報成

在安順，定番，龍里，編查陳報完結以後，土地陳報處，又在貴定，平壩，修文，清鎮四縣工作。現在這四縣編查工作已完畢，只是統計數字，尚未造出。大概據各縣土地陳報處估計，各縣田畝數，約如第七表：

第七表 貴定，平壩，修文，清鎮編文後田畝估計數

縣	貴定	平壩	修文	清鎮
一	10,703,19畝	2,045,48畝	2,181畝	5,000畝
二	12,731,81	5,404,10	4,518	10,000
三	17,167,96	9,976,98	9,742	20,000
四	27,880,53	16,378,05	12,378	30,000
五	26,487,45	22,838,82	24,764	30,000
六	28,595,08	29,616,63	26,132	40,000
七	27,505,66	31,966,27	29,327	40,000
八	22,185,72	42,984,66	23,475	30,000
九	21,773,44	36,121,98	30,021	30,000
十	8,389,34	12,577,34	20,000	—
總計	203,425,18	209,800,31	182,478	239,000

各縣稅率，亦經限制委員會，省府會議通過，暫待財部核准。不過，在廿七年新田賦開征時，這種新稅也提前應用，於十月一日即開征新賦，稅率如第八表：

第八表 貴定，平壩，修文，清鎮每畝新田賦稅與地價，收益比較

地	價(元)	收	益(元)	新稅率(元)					
一	180	200	140	4	4	3,5	4	,30	,28
二	150	160	120	120	3,5	3,5	3,5	,28	,26
三	120	120	100	100	3	3	2,5	3	,24
四	90	100	80	80	2,5	2,5	2,5	,22	,21
五	70	80	60	60	2	2	1,5	2	,18
六	50	50	40	40	1,5	1,5	1,6	,16	,15
七	30	30	30	30	1	1	,8	1,2	,11
八	20	20	20	20	,7	,7	,5	,8	,07
九	10	10	0	10	,4	,4	,2	,4	,04
十	10	10	0	10	,4	,4	,2	,4	,03

大概舊日的稅率，貴定最高每畝一元六角，新稅約減去五分之四，最低八分，新稅約減一半。平壩舊稅最高每畝五角，新稅約減五分之二，舊稅最低八分，新稅減去一半，清鎮舊稅最高每畝七角五分，新稅約

減三分之二，舊稅最低一角二，新稅減去四分之三。

新稅率實行，各縣新田賦額之估計，約如第九表：

第九表 貴定、平陽、修文、清鎮四縣新田賦額估計表

縣別	貴定	平陽	修文	清鎮
一	2,211,56元	613,64元	586,68元	1,400元
二	564,91	1,512,95	1,174,68	2,600
三	4,468,67	2,594,01	2,338,18	4,800
四	6,153,71	3,603,7	2,598,38	6,300
五	5,032,62	4,339,37	4,455,72	5,400
六	4,576,69	4,918,66	3,919,80	6,000
七	3,300,68	3,835,95	3,225,97	4,400
八	1,774,86	3,434,77	1,643,27	2,100
九	870,94	1,444,88	900,63	900
合計	23,923,64	26,297,40	20,844,41	33,900

新賦額與舊賦額之比較，平陽約為一倍（舊征14,806.19）清鎮約為二倍（舊1,800元，如按周世彥君計數則約為三倍）修文是一倍餘，貴定因不知原征額，暫不比較。

大概，現在貴州土地陳報處，預定於廿七年十月初。開始辦理蘆葦，桐梓，綏陽，息烽，開陽，大塘，長寨，鎮寧，普定，羅甸，廣順等十一縣的土地陳報事務。

七、對於各縣新田賦稅率之一點批評

大概，貴州的土地陳報，採取較簡單的編查方法，同時，又只限於耕地，多少是受了經費的限制。如果全省耕地，都已編查完竣，田賦收入，日日增加，（據保澤蒼君說，新賦增額，首先提還省府支出之土地陳報經費。）我想，似乎荒地，荒山，林地等等，也都應加以清丈。因為我們知道，在一個社會較穩定，農村人口漸漸稠密的地方，開墾事業，必然漸漸發達，那時對於荒地荒山，官荒私荒之爭執，必然的加多。如果沒有一種清丈底冊，作為根據，那時，在契券不分明之貴州，訴訟

是不易於判斷的，再者，貴州荒山甚多，林木殊少，而所採益甚，如果不對造林，加以提倡，對已成森林，加以保護，則貴州之木材，行將缺乏，而林木所能影響的雨量之儲蓄，山洪之節制，都將日益破壞。因此林地之保護，提倡，是必要的，而保護林地，又因必先有林地之清丈，編查，作為根據，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在將來，似乎必要。

關於田賦推收，徵收機關之組織，與營業執照之頒發，我覺得似均可滿意。

不過，我覺得最不能令人滿意的。恐怕要算新田賦稅率了。現將各縣各等則田之新稅率，與地價，收益之比例，表列如第十表。

第十表 各縣田賦稅率與地價收益之千分比較表

等則	貴陽	安順	修文	貴定	龍里	貴陽	平陽	貴定	清鎮	龍里	修文
一	1.7	1.5	2	1.66	2.33	8.6	7.5	7	7	7	8
二	2	1.7	2.16	1.86	2.6	9.15	8	7.1	7.1	8.66	
三	2.14	2.16	2.4	2.16	3	10	8.6	8	8	9.6	
四	2.16	2.2	2.63	2.44	3.33	10.4	8.8	8.4	8	10.5	
五	2.3	2.3	3	2.71	4.25	11.5	9.5	9	8.5	12	
六	3.33	3.2	3.75	3.2	4.66	13.3	10.6	9.37	9.33	15	
七	2.5	4	3.66	4	5	12.5	12	9.16	10.13	7.5	
八	2.44	4	3.5	4	6	11.11	4	8.76	10	14	
九	2.33	4	3	4	10	8.75	10	7.5	20	19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縣各等則田之稅率與地價及收益之千分比，極不一致。大抵等則愈高，比例愈低。田土愈下，地價愈低，收益愈少，則稅率比例愈高。各等田土之稅率，沒有與各等則田土之地價或收益，保持同樣比例，也沒有與各等則田地價或收益，保持正比例的遞減，反保持着一種反比例的遞增。

由此而上，而下都漸漸的減低。不過三等各則田之千分比，都高於一等及二等一二則田。這是說，一等田的稅率，是輕了一點，而三等田之稅率，則似乎稍重一點。只就元角等字，是不易看出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的。平壩與安順，貴定與定番的稅率與地價之千分比，都以三等田為最高，一等田為最低。

清鎮與修文，其趨向與不合理處，約與貴陽相似。龍里之趨向，則與平壩等縣相似。不過龍里一般的稅率，都特別較重一點，其一等一則田之稅率。與貴陽平壩之二等二則田相等，而二等三則與三等各則田之稅率，則成為例外，與地價之千分比，高於其他七縣各等則田。

由以上所說各縣來看，龍里的稅率，似乎各等則田都需要改正，方可使龍里人民與其他各縣人民作同比例的負擔。其他各縣各等則田稅率，也似乎都應改正，使等則愈高的田地，負擔比例較高的稅率，等則較低的田地，負擔比例較低的稅率，方不失為公平之道。不然的話，也應使各等則田稅率與地價，都有相同的比例。

至于稅率與收益千分比之計算，我是假定每石數值十元的。這種假定，容或與實際物價不符，不過這不妨于我的推論。如果穀價不及十元，則各等則千分比，當均增高，如穀價超過十元，則千分比當均減低。其數字容或不同，不過各等則間所表現的遞增遞減的差異，當無改變。現在就以上表中所顯示的各等則的千分比之差異趨向，來看一看各縣稅率之是否合理。

大概貴陽，清鎮，修文三縣稅率之千分比，都以二等三則田為最高。由此而上而下，都是遞減的現象。平壩等四縣，則以三等一則為最高

，向上向下亦呈漸減的傾向。龍里，則由等則愈高的田稅比例向下遞增，至三等三則田，而呈顯出高峯，他縣所無的比例。

一般的缺點，都似乎是等則較高的田土，稅率太輕，而三等田稅率，又似乎太重。

由稅率與地價，稅率與收益之兩種比例趨向來看，我覺得，平壩，安順，貴定，定番，以及修文的稅率，都有更加以改正的必要，使兩種比例，有相同的趨向，方能作出一種與地價，收益有同樣關係的稅率。龍里的稅率，特別是三等三則田的稅率，有急加以改良之需要。各縣的一等田的稅率，都應提高，或者把二三等田的稅率降低，也可以。

總括起來說，貴州新經土地陳報的八縣的新稅率，都有根據一種相同的比例，例如，稅率應為地價之千分之幾，或為收益之千分之幾，分別的加以改正的必要。這樣可使田土膏腴，地價較高，收益較多的田土，負擔較高的稅率，而等則較低的田土，負擔較低的稅率。制定新田賦稅率時，似乎應特別注意到這一點，而不應只與舊稅率作比較，以一般稅率減低，沾沾自喜。新稅與舊稅各等則稅率之減降比例，也應特別注意使其均平，不應使一等田稅率減去五分之三四，而三等田只減去一半。否則，如上文所述的各項稅率，暫時，似可使不知比較和計算的農民滿意，但年期較長，負擔之重，亦可漸漸感到，或者到那時又有了新的弊害。同時，我們就一般的現象說，是膏腴之田，常在富室，墾闢之地，常在貧家，如果等則較高之田，稅率比例甚低，而等則較低之田，稅率甚高，不免有使人有新稅率厚于富人而薄于貧人之感了。(完)



譯著

與中國知識界書

(原文見「日本評論」七月號)

室伏高信著
梅衡山譯

一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

我相信諸君之中一定有人讀到這封信的，我也相信諸君之中恐怕有人用着懷疑的眼光來看它，或者虛心懷疑地能够理解我的真意的人，也恐怕不少的。

這當然，限於這次的場合，中國知識界諸君的立場，未必單是一個，就我們的立場來說，這些人的態度，亦有其區別。

我在這裏可以顯明地說，我的立場和中國共產黨的立場，雖然不是完全相反，但在原則上是不相容的。所以希望這些人對於我所說的話使他們能够理解，或者使他們去全部接受，不用說，我是沒有作過這個想頭的。

不屬於共產黨的人們之間，日本和中國各自立場的相異，像今日這個東方的兩大國民捲起了一場大血的當兒，來談互相理解，可以說是幾乎近於絕望。

我所說的話，我不相信中國的知識界諸君就會全部的去接受它，恐怕被曲解誤解或博得一個羊聲狼語的封號罷了。不但如此，即以其所說的話的自身，決不是率直的毫無掩飾沒有何等忌憚像太陽般的明亮，這是有被修飾的部份，或有應而不說的地方，更或有僅由於同情而來的特別理解。

我敢於草這篇文章的動機，一是因爲我深愛日本與深愛中國，同時

也深愛且本也深愛中國，這種憂鬱的心情，是不能把它壓抑得住的；二是這或者是我個人完全的自己陶醉吧！我的中國愛，不外是超越國境而想到少數去理解它的人的。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我是不能夠脫去這個自己的陶醉，也不想脫去它，我無論如何繼續的相信諸君，也相信諸君能够相信於我，而且是我所希望的。爲什麼呢？我毫無掩飾地說出我的心境吧！因爲我的中國愛，是深刻的，是不變的。

一一

我是一個原原本本的日本人，我以一個日本人的資格，愛這無上的日本，信這無上的日本，故此辯護它，讚美它。在我，沒有比日本以上的國土，沒有比日本以上的國民，我生於斯，長於斯，而又恐怕葬於斯，日本的一切，是我的土，我的故鄉，我的花園，又是我的靈魂永久休息的墓場，我守護故鄉，守護墳墓。若果有人來犯這故鄉，這墳墓，同時，來犯我這祖先的土地，我是必然的犧牲我的生命，爲驅除這個侵略者而戰吧！

但，中國的知識界諸君！我除了愛日本以外，便是愛中國了，我在這裏宣言，我是深愛中國的土地和人民的。

我會四次踏過貴國的土地，不喜歡旅行的我，而竟去過四次，以後我還希望去貴國遊歷許多次的，又我至到能够遊歷貴國的時候爲止，是希望日本和貴國的關係回復的，我現在寫這封信，遙想貴國的土地和人

民，實不勝懷念之至。

北平的古老文化，奧秘的城廓，有氣品的人們，雜沓着這個地方，呈着活氣的上海，向着新生活而燃着青春希望的南京，揚子江之無限的雄偉，其兩岸所植的楊柳，從火車的窗口所看見南北兩面閒靜的鄉村，再而我在貴國或日本所認識的青年人，尤其是對於作過談話的胡適之，陶希聖，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汪兆銘，梁漱溟，陳立夫等等，我個人沒有不作着懷戀的回憶的。我想再踏中國的土地，再想和這些人們去談話。

我爲什麼這樣地愛貴國和貴國人呢？這恐怕是難以說得明白吧！這是半由於不能的，宿命的，最低限度是鄰人愛的，中日兩國國民在這不是生就是死的大鬥爭繼續的今日，我是不能假裝這種感情的。

三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

諸君燃起抗日的精神，像日本人要愛日本一樣，中國是要愛中國的，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境界，向着人類和世界作愛的結合之善惡，或是可能不可能，在這裏暫時可以撇開不談，因爲它不是今日的問題，縱使它是明日的問題，但今日的世界，還留着以前的許多問題的，我們先遇到這些現實，而要從這個現實的問題去謀解決的。在這國上顯露着危險的時候，是沒有理由可使人不去愛它的國家，也沒有不愛它自己國家的人。諸君愛諸君的國家和人民，爲着愛它而結合，勒干戈，上前線，來參加劇烈的鬥爭，試問有誰敢來非難它呢？

以前一般人都說中國人都是不知愛國者，懷着這種思想的人，的確是輕蔑了貴國人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今日，這種想法之如何謬誤我已够充分地證明它的一切了，我先把這事爲貴國祝福。我們日本人因爲自己深愛其國家，故愛其「愛其國者」而憎惡輕蔑其「不知愛其國者」，日本人民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希望貴國人不愛其本國的人。

由戰線歸來的日本將士，幾乎一致的稱揚貴國人的愛國，稱揚貴國

人的勇敢，甚至「敵人是沒有感着不足的」，我們的將士，是這樣想的。日本人固然知道愛它的敵人，同時也知道尊敬它的敵人，這是日本的武士道。

日本從前的武士們，是很知道尊敬它的敵人，愛它的敵人，而又憐它的敵人的。日本武士們的鬥爭，所以是道義的，公明正大的，光風霽月的，就是這個原故。此等武士的子孫，在這樣的教養之下，成長起來，而以這樣的傳統爲誇耀的日本人，今日對於這點，仍是不變的。

中國的國民呀！知識界呀！政治家呀！把你們的劍收到盒子去呀！要知道把它收到盒子去，同時，要知道這個時機之已經來臨了。我是這樣說的。

四

諸君或者說我的話是矛盾，也未可知，同時，又以爲它是日本的欺騙主義，滅亡中國的甘言，也未可知，諸君的立場，或者以爲這樣的想法是自然的想法吧！又除了這個想法以外，頗感困難也未可知。我充分地知道貴國的艱苦立場，但是我希望諸君不懷疑我的說話與誠實的，而希望諸君更進一步，以高遠廣大的眼光，來理解我的說話的。

我先率直的告訴貴國人吧！貴國對於日本，果能守得住它嗎？有守它的自信嗎？有成算嗎？蔣介石與周恩來與其他有同一主張的人們，時常說貴國的勝利，說最後的勝利，來勉勵貴國人或以自勵。貴國今日的指導者，是以它爲一個指導的方法，而這個戰爭的責任者或是焦土戰術的主張者，不外在這種說話的裏面，隱藏着他的身體吧！我們也要去理解這些人們的立場的。

但，這些人們果能够說出他的真實嗎？果能够說出他自己所信的地方嗎？

事變以來經過兩年的日子，可以說得明顯地證明了貴國抗戰力的強韌性，但我自己可以率直的說，貴國的抗戰決不是照樣地和從前一般可以長期的繼續下去，這兩年來所發生的現象是怎樣？請加以冷靜的思考

·如果說日軍所向無敵，那是誇張嗎？我們可以說是一些沒有誇張的，因為日軍是戰必勝，攻必取的。「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這是貴國的兵聖所說過的話，我們也很知道的。故此我們未必願意日本的百戰百勝，但事實勝於雄辯，日本是戰勝了，日本是果如日本與世界所預想的一樣戰勝了。日本是要勝而勝的，這並沒有什麼奇蹟，日本的武器和貴國的武器是不可以互相比較，貴國的蔣介石是最能够明白它。

貴國的指導者現在還說長期抗戰，或說最後勝利，這點我已經述過了，過去二年的戰跡，可以說明它的一切而有餘，貴國的大批市已經失去了大半，貴國已經失去中原，失去第一第二的國都，而第三的國都又在日本的空軍轟炸之下，戰慄危懼，鐵路的半已歸於日軍之手，海岸線完全失去，廣大的地域和地域內衆多的人民，也在日軍的手中，勝敗之數，已經決定了，這個戰爭，已經是完成大半的了。

今後日軍如何作戰？我們是無從知道它，日本何時進兵重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不過，這是可能的事，也祇是時間的問題，既往的事實，已很充分地證明它了。

五

諸君中或拿游擊戰術以耀人，或藉英美法蘇的援助而抱着一線之望，或以爲在長期戰爭之下，可以使日本的國力疲弊，也未可知的，貴國最後所走的路徑，除了這三條之外，恐怕更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關於這點，在這裏可以避免一一去加以詳細的檢討，但以我所見，問題是極簡單，實無費許多說話批判它的必要，例如以游擊戰術來說，貴國的指導者自蔣介石以至共產黨的諸君，很重視這種戰術，或誇張其重要，他們的大言壯語，我是時常聽見到的。照他們的見解，認這種戰術在中國軍隊上，是最有效，最足誇，最近代的东西，它可以威脅日軍的後方，攪亂佔領地帶，使日軍疲於奔命，又可使近代的精銳武器無法使用。

我們決不是說這種游擊戰術爲無用與無意味的，或以爲像貴國這樣

在近代的武器方面有着一大缺陷的國家，除希以這種側面的，變則的戰術以外，實沒有其他的方法的。但這種夜盜的，賊匪的戰術，是怎樣的卑劣，同時，它是怎樣降低一國國民的品性，暫時姑且不必去問它。日軍因爲這種關係，必要不斷的施以警戒，從而受到精神，肉體，物質與若干的損失，那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但依這樣的戰術，不用說，是不能够用來決定它的勝敗，也不能在日軍的勝利之前，來挽救倒之狂瀾的。這種陰險的戰術，隨時隨地不斷的發生，其結果是變成怎樣的呢？除了貴國自己把貴國的土地和人民不斷地走向於毀滅外，還有什麼可得？請諸君想一想，貴國自己所受的損害，比日軍所受的損害多過多少倍？這種戰術如果執拗而且長期的繼續下去，而無論日軍是受到若干的苦惱的，但結果除使貴國自導於毀滅，而這毀滅是成爲永久的，貴國的土地和人民長陷於不能自拔外，得到些什麼？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以其在說話之魔力的前面，失去其批判的能力，倒不如暫時去想一下這種游擊戰術在貴國造成其可戰慄的結果是怎樣，不是一個辦法嗎？

其次和這種長期的而且側面的戰術相關連而爲貴國一線之望的，就是等待日本國力的疲弊。諸君中或有人讀過韋爾斯的The shocklaw of Things To Come吧，這本書的一篇，是貴國所期望的預言，同時，是日軍所可悲的預言，據這本書的記載，是說日軍以破竹之勢，攻陷武漢三鎮而獲大勝利，其後日軍因腐疫盛行，死亡大半，於是不得已退回南京，而一霎間忽有美國的向日宣戰布告。這種預言是如何的荒唐無稽，非科學的，不可靠的东西，武漢佔領後經過八個月的今日事實，已明確地證明它而有餘了。從貴國方面來看，對於這種預言，是怎樣像福音一樣的歡喜吧！然所謂日本國力的疲弊，幾乎全世界都是一樣地作如此觀察的，貴國的指導者們對於這點，懷着一線之望，是很自然的，但日本的經濟力，果如世界一部份專門家所看的一樣薄弱嗎？

事變二年，固無論日本是有着若干物資缺乏的經驗，日本的经济，不能說是沒有若干的變化，若果日本把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下去，或者早已招致財界的危機，也未可知，但日本的當局對於世界大戰的經驗，是

具有充分的知識，同時，對於戰時經濟的方法，是具有充分的知識與技術，事變已經過了二年，日本經濟的基礎，是沒有一些變動的，諸君不可不看這個事實，日本的經濟力，今日不但發揮了其意外的靈敏性，而且整備其長期的準備與體制，這個戰爭，是具有足戰五年十年的自信的，諸君要看這個事實，祛除毫不足靠的幻想，而代替以冷靜的看看這確然的事實。

六

第三個問題便是英美法蘇的援助了，這些國家或寄同情於貴國，或對貴國給與若干援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但一想到這種援助使貴國的抗戰力，能够維持至今日之一個有力的原因時，這種援助的重要性，就當然不能加以否定的了。然而這種援助與其效果，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若以過去的事實，冷靜的下一觀察，實正和游擊戰術一樣，這種援助，其結果亦是局部的，枝葉的，它對於日華兩軍的勝敗逆轉上，是沒有何等決定的力量，即以今後的情形來看，在歐洲緊張的情勢之下，它們真有充分的餘裕來援助貴國嗎？這點，歐洲的政治家是能够知道的，貴國的政治家也很能够知道的。故此，我們不得不說「莫依賴不可靠的東西」的話的原故了。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依賴這種援助，對貴國，對東洋，乃至對亞洲全般，是具有怎樣的意味與招來怎樣的結果呢？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自稱中國為半殖民地，而要求由半殖民地的狀態解放出來，孫文先生的志願，是在此，中國國民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在於此，這是諸君所熟知的了。

誰把中國淪為今日的半殖民地狀態？諸君在今日，或者先行舉出日本也未可知，關於廿一條件以來之日本的對華政策，我自己也會敘述過好幾次的意見（拙著「中國起來了」，「中國遊記」等等）但最初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造成這半殖民地化的大勢者是誰呢？

義大利麥阿羅家的人，很早就叩了貴國之門，這是由馬爾戈的紀

行文就可以知道的，或由北方的通路向貴國求過通商的歐羅巴人，也可從貴國的舊書裏而得知的。但在那個時代，貴國以大國的威嚴，或以燦爛的文化國，睥睨了一切的白人的。

貴國之變成半殖民地化，是由於英國之近代的，組織的，侵略的，而且是榨取的政策所導成，這是中國的有識者所熟知的地方。不但是中國，就是全個亞洲，它都向之伸着這隻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魔手來，然而達到成功的是近代的英國，這是沒有人不知道的，從前帝俄亞歷山大所不能成功的，却使近代的英國幾乎在亞洲全土之上而達成它的了。

繼英國之後，法國和德國對於貴國的半殖民地化，固無論是用過若干的工夫，但繼英國之後而為諸君所不能忘懷的，不用說，當然是沙皇的帝俄。英國由海洋，俄國由大陸的北方向貴國掠奪，屈服，榨取，同時，它們是使貴國無力化，貧困化的兩大選手。

其後所表示出來之日本的對華政策，在貴國人看來，是有充分批判的餘地，也未可知，但又同時，在東亞的一角，如果沒有日本帝國實力的存在，貴國究竟是變成怎樣的狀態呢？英國和俄國在貴國是導成怎樣的事態？我們要求諸君子以冷靜的考慮的。

我們並沒有把過去日本的對華政策，一一在這裏來為它辯護，偉大的國民，是常具有自己問責的餘裕的，我們日本人的一切，都是盲目的極端愛國主義者，這種想法，對於理解日本或日本精神，是相去不遠的。又我們須知道兩個相鄰之國民間的友好關係，依於相互的自己反省，才可以建立得起來的。日本過去的對華政策，不管它有怎樣批判的餘地，但過去半世紀間，使貴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實是英國，俄國和其他的西歐諸國，這是不可掩蔽的事實，任何人不能加以否定的。然而貴國却再訴諸英法美蘇，以求它的援助，而這些國家的援助，將來在貴國弄成怎樣？想一下！這可以除去貴國的半殖民地化嗎？這或者足以加強貴國的半殖民地化吧？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或不擇手段，也未可知，所謂被弱的人，雖見浮草，也想抓住它的。然「國亂思忠臣」，

是貴國的古諺，國家當危急的時候，大政治家是必要的，判斷大局是必要的，超越俗論也是必要的，如果像貴國今日這樣繼續的仍用以夷制夷的苦悶政策，我們是不得不這樣說的：即一方貴國的海岸及其中原，自然使它成爲日本永久化的佔領；他方貴國的實權，被握於英國或蘇聯或英蘇兩國的霸權之下，不但不能脫却半殖民地化，而且會化爲這些國家的一國或諸國的半屬領，遂致國家四分五裂，祇有踏上亡國之一途罷了。

七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

醒起長期抗戰的夢吧！使我們率直地說它吧！長期抗戰是一個空夢，是無智昧的焦土戰術，是欺騙小孩子的大言壯語，而其結果，除徒使貴國的土地與人民變成廢墟，或造成了蘇聯共產主義與英國帝國主義的跳梁之外，別沒有什麼，這是依我的敘述而證明了它的。趕快醒起一切空虛的自己宣傳和空疎的迷夢，認識嚴酷的現實與進行，而且去看透它吧！我們雖然站在日本的立場，由即站在貴國的立場來看，除了說「快醒起長期抗戰的惡夢吧！」之外，還更有其他聰明，公正，同情，理解，認識的殘留着嗎？

諸君或會這樣說吧？「若果停止長期抗戰，中國一定會被日本滅亡的。」中國立場，有着這樣的憂慮，也有其相當的理由吧！貴國已經失了滿洲，若果再失去華北，華中，固無論貴國是遭着亡國的命運的，「國破山河在」，這是貴國古時詩人的詩句，我們日本人的一切，與其眼看亡國，不如選擇死路，背城借一，是我們祖先的覺悟的，故與其屈服，無寧以死赴之；與其亡國，不如使之焦土。但，中國的知識界諸君，我是希望諸君明顯地認識日本今日的立場的，這不是過去的日本，而是現在的日本，現在的日本，對貴國所求的是什麼呢？

三次的近衛聲明，諸君已再三再四的閱讀過，我還希望諸君再三再四的去讀它的。像貴國的要人中最聰明的，最愛國的，而又最能够理解

孫中山先生之志的汪精衛氏一樣，够理解它，解釋它，認識它。

日本的當局者很賢明地宣言過不要尺寸的領土，也不要一元的賠款的，而且還宣言過不欲侵犯中國的主權的。日本連戰連勝，然不要一寸的土地，也不要一元的賠款的。固無論日本是欲經濟提携，欲排除抗日排日，而欲防止貴國的共產主義化，但這些的一切，同時也是貴國之所欲的，若果是尊重貴國的主權的話，貴國還有反對它的理由嗎？而日本尊重貴國的主權，正如日本向世界宣言的一樣。

諸君或者以爲它單是一種說話，而在這種說話的背後，以爲它隱藏着有什麼似的，也未可知，人間的猜疑心，是沒有底止的，貴國的先哲會說過「叩事物之兩端」，政治家的述話，常有模稜兩可的事，可以說是今昔不變的，然此等近衛聲明的背後，究竟有無隱藏着什麼東西？這不能單以猜疑心夾決定它，諸君要把日本今日的立場，全面的去檢討它，認識，它日本所求於貴國的是什麼？事變兩年的經驗，所給予日本的教訓是什麼？從這個經驗，難道日本什麼都沒有學得到嗎？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經這次事變，日本之國際政治的方向，以急角度而轉換了，我們先求諸君深切地注意，且作敏銳的觀察，由一月十八日的近衛聲明以至十一月三日，更而至十二月二十日的，以天才的直觀來讀它的人，對於日本所謂大陸政策之辯證法的飛躍，是不能抱着疑慮的，即日本單由日本的立場走到亞細亞的立場，是自己昂揚的。

事變可以說是使日本弄到這樣的飛躍，也可以說由於這個事變，日本才發見了它自己之世界史的使命的。

日本的確是以貴國爲對手而戰，以貴國爲當前的對手一點，到今日並沒有變化過的，然日本以貴國爲對手，在貴國的背後隱藏着怎樣的東西？是不能毫無感覺地去輕忽的。換句話來說吧！日本很明顯地看到貴國的背後是站有大英帝國與共產蘇俄的，故此日本的真敵是誰？便可以完全認識的了。

讓我率直地來說吧！日本很早就應該認識它了，我們很早就唱過這

種論調，我們會說過東亞的立場，而在這個東亞立場中日本之世界史的使命，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貴國的孫文先生，可以說它還比我們說得早呢！我不想在這裏把這事說來說去，我可正告世人，日本的指導者們已經達到它這種自己的認識的了。日本要覺悟而去自己覺醒它了，要發見而去自己發見它了。日本在它的對華政策，大陸政策乃至新世界政策之後，知道了它在亞細亞之自己的使命，同時知道了它在世界史之自己的使命的。日本應行的途徑，卒能行到的了，所謂東亞新秩序就是的。

貴國的蔣氏批評日本這個聲明，謂爲征服中國的別名，我們也會好幾次聽見過，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對於這個指導者的解釋，是無批判的接受它吧？諸君之苦悶的立場，或會使諸君作這樣的一釋，時而或會使這樣的去理解日本，也未可知，但，諸君！暫時離開日本與中國之當前的敵對關係，去遠瞻廣大之亞細亞的地平線，又對於這亞細亞之具有世界的地位，與同時所負世界史的使命，去思考一下吧！

日華兩國是不得不要去相戰嗎？這一東方兩大民族間的鬥爭，果係宿命的嗎？或又在這兩大國民之上，不是有其共同的位置，利害，同時更有其使命的嗎？

日華兩國相戰，希望它的是誰？得漁夫之利的是誰？對於這種鬥爭，作暗地裏之微笑的是誰與誰？因此而互相所失的又是誰與誰？

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還在單獨死守在中國的立場，採用以表征

夷的古老政策的當中，日本已經在東洋的立場上，自己去反省了，又自己去發見了，在這個遠大的理想之下，開始去再出發了，對於這點，諸君是要予以相當的注意，諸君須百尺竿頭進一步，諸君須揭起以東亞的立場，同時以世界史的新使命之光明，照耀自己而爲諸君的新理想。日本已經以東亞的立場起來了，這必然地會使諸君的抗日排日，變爲毫無意味，諸君現在須從排日抗日的長夢裏清醒起來，在諸君的旗下，大書偉大的理想，必須這樣，而單是必須這樣，日華兩國的問題，才能堅決的。

日本不是既以近衛的三次聲明而求貴國的覺醒，向貴國伸着手嗎？中國的知識界諸君！諸君此際該做什麼？諸君自己明白的，也許很明白的。諸君如果愛諸君的國家，又立於這個東亞的立場而具有亞細亞的意識，則當然沒有不知道諸君的指導者們的政策的如何誤國，如何誤亞細亞了。諸君先該使諸君的指導者們去覺醒的，沒有亞細亞意識的人，實在早已不是今日的亞細亞人了。諸君的指導者若果不能夠去理解它，諸君儘可去清算他們。

諸君該去再出發了，諸君若果能夠去再出發，則我們與諸君之間，並沒有一些的隔閡的。這不是可以日華互相提携爲東洋的大使命開始新的戰鬥嗎？這實爲創造課於我們之世界史的大使命，爲亞細亞的復興，爲完全的解放，更爲新亞細亞的世界與文化而奮鬥的。（完）

迎

批評

介紹

歡

交換

訂閱

日本之回憶

W H Cham ber lam 著

我對於日本最後之主要印象，即爲我最初印象之應驗，一九三五年，余初至日本時，曾著論數篇，關於該國建造帝國之策略，彼時余曾謂如有人能假定繪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五年之東亞地圖，必爲大膽之預言家，而今一九三九年，已見太陽旗幟樹立於北京，南京，上海，廣州，漢口，及海南島。現遠東兩大勢力，即革命的日本帝國主義，與革命的中國民族主義，正在奮鬥中。

稱日本帝國主義爲革命性的，似屬詭異，實有理由，蓋一則帝國主義改變其內部組織，二則自一九三一年世界不景氣潮流所影響及於日本國內之種種困難問題，將欲藉侵略他國而予以解決。日本軍部，與希特勒魯索里尼相似，係革命性的。最近日本陸相坂垣，於其對日本商界演辭中，簡括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之希望，彼謂「吾人將使日本從絲綢棉花之地，變成鋼與鐵之地。此次戰事結束之後，吾人將不憚不景氣與失業問題，因爲中國全部將爲吾貨物之尾閘，與原料之來源，因戰事而擴展之重工業，將因中國之重新建設而忙於供給華方廠家及各鑛之機械，吾國之經濟制度，將爲一種私人資本主義與軍政國家資本主義之混合物，重工業將受嚴厲的國家統制，但輕工業則任其自然」。

日本軍部所供獻或強制日本人民者，固不獨一時的軍事勝利，乃整個的國家改造，對於商人，則中國有數百萬新的主顧，對於建築師或工程師，則中國及滿洲國開闢鐵路及重工業都市，俱爲若輩新田地之所在。對於農人，則滿洲廣野可爲若輩移居墾殖之地。

滿洲之攫取，世人皆注意於其所引起之國際，糾紛而未細察其同樣重要之國內效果。蓋滿洲事件，對於日本，乃爲一改變情形之新時代起始點，如謂此特製之滿洲事件，與墨索里尼進襲羅馬，或希特勒得勢乘政意義相同，非爲過也。

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十年間，日本自由主義較爲抬頭，軍部氣焰

亦漸減弱，滿洲事件，一舉而恢復其已往之聲勢，於是學生隊中之激進主義，與「危險思想」，頓時無形消滅，日本掌執國政之舵，遂駛向建造帝國之路，其認新政策爲有政治經濟危機者，俱遭槍擊，如加藤內閣及財相高橋或斷送其政治性命有如幣原。

海陸軍部干預國政，本屬司空慣見，兩部在預算上之經費要求，素極繁重。自一九三一年後，陸軍之活動，更逾越其範圍，海軍亦起而效尤。特等不但於飛機坦克兵艦潛艇等事物上費心，更熟慮於何種社會經濟制度，足以担負最大數字之軍備。

兩軍部更開始散發印刷品，公然議論財政經濟及外交政策，所發最廣者，爲後備隊及少壯會社，該兩會社爲日本最大之人民組織，而與軍部有密切關係者也，少壯會社，復自認爲領袖黨，儼然如一黨專政之狄克推多制。

抑更有進者，軍部自佔領滿洲之後，其直轄之土地，大於日本本國三倍，自可實驗其直接行政之抱負，滿洲之實權，本在關東軍之手掌，關東軍總司令，同時爲日本駐滿大使，亦即滿洲國政府及其經濟發展之主要監察人也。

滿洲國之所以名義上爲獨立而不予併吞若高麗台灣者，蓋爲軍部之利益起見也。惟如是，國會及拓殖省俱不能直接管轄，滿洲之政治機構，乃係一種圖樣，軍部欲作樣以施之日本本國以促成其軍政國家主義者也。

軍部雖准許私人資本商家在滿洲投資經營，但其最所贊成及事實上最多者，乃爲半官性質之專利事業，由私人投資作爲資本，私人經理及專家指導，但政府有統制之權。私人資本，乃用作軍部撐腰。軍部領袖如欲做不賺錢之事業，如由煤中榨油，或利用鐵沙，亦必須做之，其所虧耗，則由獲利之事業中補償之。

此種直接經濟管理制度，更由此次戰事而推及於中國本部，大多數中國鐵路，現由日軍包辦開駛，而於外國鐵路公債（英國最多）利息，分文不付，在佔領區域內，日軍並設有許多專利事業。海軍掌執佔領港口之統治權，例如青島，而征收外國船隻之碼頭捐，為數亦頗不貲。

戰事發生之後，日本之經濟生活，乃愈受軍部之統制，國會始受諸大電氣公司之支配，延不通過政府統制電氣之法令，但軍部以為必須統制以儘量供給戰事工業，於是立即通過，竟無一票反對，國際貿易及大量投資，俱受政府之限制，全國總動員令，足使政府任行何事，自徵收資本以至徵收勞工。

戰時終了之後，此種法令，或將取消，或修補，但其為期則甚遙遠，蓋在日本，亦猶在中國，長期戰爭之說，甚囂塵上，且有謂繼續十年，亦未可知，即使如日人之願，使戰事狀態變為警備狀態，戰時統制，亦將繼續存在也。

日本以外之留心遠東事件者，咸有一種態度，以為此次戰事之結果，日本國內或將發生革命，以推翻握權之軍人政府，似此性質之革命，洵屬可能，但必須俟其國力消耗至最後一勻之時。而此等狀態，對華作戰，必不發現，或俟其與較中國強有力之敵人作戰之時，庶可致之。若現時日本，則另有一種革命，此革命不但削弱軍人之勢力，抑且更加強其壓制民衆之力量。日本現今之轉變，有如歐陸之法西斯蒂，同時有革命原素與反革命原素存焉。日本資本主義所產生之大財閥之權威，業已漸次歸還於海陸軍人員所由出之武士道，千金之子而今不得不揖讓於荷較之士。

日本商家，固有在滿洲經營獲利者，亦有在中國本部佔取工廠而分潤者。但日本國內大部份工商業，平時須賴大量國外原料而經營者，蓋無不受戰事影響而犧牲焉。戰時利潤，既大受限制。而商人所恐慮之通貨膨脹，已不復為當局所顧慮。或者將來日圓集團之帝國造成之後，日本實業家，將有酬可索，而現在則彼輩須先付此偉大事業之代價，而策勵指導者，實非彼輩。亦猶德意兩國之同道，日本之工商領袖，已遭貶

謫，而取而代代之者，今為國之主人，由統制限制而國營國有，為期蓋不遠矣。

或以為此種現象，乃是一種反應，或復古運動，蓋日本軍閥素嫉財閥之私囊充盈也。此則似是而非，日本現時之少壯軍官，其思想與中古式之武士道，迥然不同，即與前一張，已有差異之點，彼個人原屬一種激烈份子，對於其所轄之痛苦士兵，深表同情，彼熟悉少壯派革命軍人因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領導農民至東京暴動而被判長期徒刑。亦有因一九三六年二二六暴動而被槍決。此類少壯派，體力宣傳一種國家主義農村激烈主義及集中財富之憤恨之混合主義。日本之少壯軍人，復受歐洲社會不安狀態之影響。共產主義，彼則自幼即教以憎惡。而法西斯蒂之通俗方面，若民衆組織與宣傳，注意體育，工人假期，及公衆衛生，彼則俱極贊成。故軍閥勢力大於財閥之日本政府，將有兩種新猷，國家管理，愈益抬頭，而公衆衛生，社會事業，與業餘消遣，公家必更周詳設施。

日本新秩序之能否成立，將視其大陸政策冒險之能否成功。然則其前途將如何？日本是否有真實力量足以在東亞造就一新的帝國？

此問題之答案，殊難確定，大半須視中日兩國軍心之強弱，與夫歐洲之發展。但其強弱之點數條，可列舉如下：

日本之海陸軍力量，在亞洲可稱獨霸。其陸軍雖從未及歐洲列強之機械化。但除蘇俄以外，日本決不致與西方各國有陸地之接觸。日軍在中國，固時有為游擊隊襲擊而全部制斷以至殲滅者。但日軍在正式戰線，則極少整隊退却或投降者。

日本海軍之主力艦，砲位，及飛機，均次於英美海軍。但其所利，與陸軍同。即與其最近之假想敵，僅美國而已。英美海軍聯合與其作消耗戰，則日海軍久而必將束手，或亦可相持數年，但英國海軍際此北海與地中海風雲緊急之時，勢不能與美合力對日也。

日本於工業貿易航業各端，均為遠東之領袖，亦有故焉。日人於西方文明之了解，殊不若華人及印度人之透澈，而實際方面，其標做力之

強，非遠東其他各國所能及。

某次余會由福建至臺灣。臺灣居民，大半爲華人，種族外貌，俱與福建人極似。而兩地之建設，如鐵路，工廠，市政，公共秩序等，則福建顯然相形見絀。台灣富源之精華，當然爲日人所攫取，但其在台之設施，已屬可觀。此足證日本帝國主義，尚在積極演進之時代，而非專事取給於人也。

日本民族性之數優點有傳於其帝國主義之建造，例如目的堅定，省儉，團結，苦樂不介於懷等是。又其弱點，如缺乏解剖與反省，凡事祇作一面觀等，亦爲推進帝國主義之力量，旅日西人，每譏笑日人，祇有兩種見解，一種是日人之見解，另一種則爲錯誤的見解。

余曾問一日本最佳之預科學校學生以日本學生對於中日戰事之感想，及學生是否時常討論及之。彼答謂我儕並不時常討論，人人都知日本是對的，人人都知日本必勝，其觀念於此可見。

曾有一美國人語一日本新聞記者曰，「汝等究不能希望國際輿論之同情日本，蓋日本軍隊首先侵入中國，轟炸城市，屠殺人民也」。該記者久居國外，聞言瞠目驚詫，不知所對。

此類日本心理上之盲點，或足使旅日外人，自覺其智力之高於日人，但於其建造帝國之軍心上，乃係一種助力。

日本帝國主義最大之障礙，即其現身於帝國主義舞台之太遲，二十世紀之帝國，較之十八，十九世紀時代，代價貴而實現難，民族主義之風氣，由歐洲而至亞洲，日本欲擊碎中國民族主義，有似泗水於逆流。

日本駐義大使白鳥會語余曰，英國能以七萬軍隊保有印度，日本何不能於屈服中國之後，以二十萬軍隊保有中國，但其比較，有未盡然者，中國較當時之印度爲統一，民族意識亦極顯著，而近代化軍備亦非全無，更無如印度之宗教階級自割鴻溝者，經濟準備之不足，亦爲日本之弱點，日本之富力，不足以同時有戰時工業及平時生產，故而現時以原料不足，戰事工業有儘先之權利，而商業出品不能低價傾售於滿洲及中國之佔領區域，以博取所在之民心。

抑更有進者，日本欲侵吞中國，勢必不能不與英法蘇美利益相磨擦，更無論其帝國主義創造論者之理想，欲建成自海參崴至新加坡之大陸帝國也。日本如果鴻運高照，歐洲如再發生混戰斷殺，而日本能保守中立。美國如仍保持其孤立政策，或祇干預歐洲而不向遠東。日本帝國主義之前瞻，或非無望。但如日本舉棋差誤，而與財源較其富足之國家發生磨擦，竟或起釁時，則其走向帝國之路，即爲走向失敗之途。

作者於數年前離蘇京莫斯科後，曾著一書，任情評論共產主義之理論及實施，又作許多詳論之散文，此番離東京之後，曾有友人相詢，是否亦將如離莫斯科後之大放厥辭。余答曰否。友人咸以爲奇，即余亦自問，余離蘇京與日京之感覺不同，是否係任性行爲，抑係有所根據，細思之後，果有其不同之點。試舉其較大者三端如下：

一、對外國新聞記者之檢查，日本較蘇俄爲寬容，余在日本四年，從未有比較緊要之新聞稿件，被檢查不准發出者。在蘇俄四年之時期，則時有之，尤甚者則爲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饑饉，檢查愈嚴，則新聞之稿真實性自屬愈少。日本對外國新聞界之政策，殊不完美，但比之歐洲諸極權國，則自由多矣。

二、日本人之對日本人，不若蘇俄對於自己人之殘虐。在蘇俄時，曾見囚車滿載古拉人民（小亞細亞），男女老幼，面帶愁容，開發至北冰洋一帶荒野，強迫做工，體力不支者，勢必送死。在日時則未見此等事也。

三、共產主義，係對於西洋個人主義文化之挑戰，日本主義（包括日本政治思想與人民生活）則否。蘇俄共產黨及外國同情者，極力欲勸信美國人及其他不信其主義者，據稱如美國等能採納共產主義以代替民治政府及個人經濟制度，成績當更可觀。但對於史太林式共產主義之印象不佳者，則其觀念亦適得其反。日本主義之傳統天皇之神聖，其繁瑣之家族制度，其上承祖宗下有子孫之個人在世觀念，對於西國人士，無不莫測高深，更無由而思及以之移植西方以代替西方之政治哲學與人生哲學。是故作者亦從未著論辯駁天皇之神聖，或神道之神祕，至於蘇

聯生活之值得我人討探，則固極夥頤。

作者回憶日本，並不專事念及其帝國之推進，中國之抗戰，國際對日外交之動態，或有名之個人。蓋日本人之生活，不足使個人生活豐富而寬大。但覺整個日本，為一種美藝之品，青山無盡，農村處處，古舊神社，杉柏森森，富士山頭，掩映白雲深處，伊豆半島，迴帶近岸漁舟

，余每念及日本之平民，若漁夫農夫小工人及小商人，余雖未能與之深談，但覺其和善有禮。日本之園藝，及其人民相見時之鞠躬禮貌，與夫詭言之不聞，似於此人口擁擠之東方國家中，別具一種尊嚴優美之氣焉。作者深望日本優美之點，將不為其執政者建造帝國之孤注而犧牲耳。

檀香島上的中日人民

E. G. Burrows 著

有許多人說：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應該共存共榮。又有許多人說：中日兩國人民無論如何是不能合作的。這兩種意見是誰是誰非呢？我們認為既然同文同種，自應共存共榮，這是毫無疑義的，但不能合作，卻得看一切情形而定。依照本文所述，中日兩國人民是能够合作的，但必須有適宜的環境，這個適宜的環境，必須兩國的政治家來設計佈置。在目前情形之下，惟有趕快結束戰事，然後從兩方的覺悟，根據合理的條約去做，這纔可以謀得東亞的和平。

——編者附誌——

中日戰後檀香島中日人民之關係

近兩年來，檀島人民之至美國大陸者常有人詢以檀島中日人民之感如何，蓋檀島有日本人民十五萬三千人，中國人民兩萬八千人，共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四十四。中日兩國之戰爭，如果引起檀島中日人民之衝突，亦不足為異，華人百分之八十五及日人百分之七十五固俱屬生于檀島而為美國國民，而當此兩國作戰之時，在檀之中日人民，仍能相處如常，實為不易之事，此並非忽遽之印象，而為太平洋問題研究會調查三個月之結論。

檀島中日兩國人民戰鬥，只發生過一次，亦未有任何遊行，公共集會亦只有青年會舉行之抵貨討論，于普通新聞之外，曾有幾次戰事影片開映，並有數次一碗飯運動，一次市民大會，除青年會之討論會外，餘為救濟中國難民之慈善事業。

檀島中日人民之不欲交惡鄰居者，蓋另有發洩感情之法也，例如兩國人民之耽溺于各方之宣傳品是，數量以日方為多，新聞，廣播，及新聞片，均由同盟社傳達之，但品質方面，則以華方為濃郁，例如日方新聞片顯映軍隊操演，大砲飛機，及軍隊出發前線等軍隊與軍器，但並無屠殺之畫面，而華方新聞片，則描寫戰事之恐怖，被轟炸城市之毀滅與死亡。

另一種無礙于檀島治安之發洩則為捐款，日人水田致檀島星報信中有言曰，「吾人將捐款送至遠東時，亦將吾人胸中之積憤，自檀島送至東方戰場矣。」

檀島對中日兩國之捐款，因機關不一，總數無從統計，捐于日本者，檀島某日本報主筆會我，估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前之總數為三十五萬美金，幾及每人二元三角，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人曾有捐募愛國公債一百萬日金之舉，但股票交易所委員會以該項公債未經註冊，調查之後

，呈請美國政府禁止發行。

對於華方之捐款，爲數更鉅，檀島中華日報，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戰事週年紀念號上發表，一年中捐款數目爲五十四萬二千元美金，幾及每人一九元三角，生于檀島之人，較其僑居之父母，熱忱稍差，捐款之大部份，係救濟難民者，有時捐由年老者安靜募集，以免年輕者之反對。

檀島會有兩次公然組織抵制日貨運動，其一爲職聯會與親華美人所組織，現時仍在推進，彼輩會發宣傳品，勸美國婦女界，改著人造絲襪，以減少日本之收入，但檀島婦女不着長襪則已，着則仍用絲織者。其另一抵制日貨運動，爲一生在檀島之日本青年勞工運動者佐野所倡導，一九三八年一月，彼從加州返檀，其時加州工黨正熱烈反日，故彼于返檀後提倡抵制其祖國之貨，當彼任爲抵制日貨會委員時，開始與中日商業機關聯絡，但中國商會宣稱不贊成此事，而從加州帶去之「不要與日本商店交易」之標紙，竟無人取用。

但中日人士有個人抵制日貨者，即美人亦有之，華人及同情于中國之美籍人民，每有仍與日人交易而不購日本製造之貨物者，當日人經營之麗滋百貨店，于一九三八年七月開幕時，登載廣告，聲明所有貨物，均係美國出品，同時日人開設之泛亞商店，舉行週年大減價，登廣告稱「本店所用僱員，均係美國籍之日本人。」

檀島人民之大部份，則始終未嘗熱心抵制日貨，有一華人曾曰，「吾人曾經討論此事，大多數意見，以爲如華人抵制日貨，日人亦必抵制華貨，但因日人五倍于華人，華人終必吃虧，我自己並未抵制，我頭髮仍爲一日本婦人所修飾，仍用日貨醬油，日貨醬油除上色外，實較華貨爲佳也。」

中國商店之最受影響者，厥爲飯館，此乃受戰事謠言之賜，而始于一九三二年上海戰事之時，謠言稱，如日人至中國茶館進膳，廚子或侍者，必設法使日人難堪或受危險，最普通者則唾沫于菜肴中，或置蠅蠅，或毒粉，于是日本商會董事會，本于新英華（譯音）中茶館舉行每兩

週一次之聚餐會者，乃囊足不去，半年之後，復思中菜之美味，該店告以菜肴經仔細監督，乃重去交易。

中國僑民對於祖國之感，均可於其捐款及抵貨之熱度量測之，年尚幼稚之中日兒童，則多少受其家長之薰陶，派拉馬一女子俱樂部中，中日社員俱有，一次有一日本女孩與一中國女孩，因談論中日戰爭而反目，該女孩立時退出該俱樂部，而另行加入一完全日人會員者，另有一兒童游樂場，有一次舉行龍燈會，須二十小孩撐持布製之龍，日本小孩不肯加入，謂龍乃代表中國者也。

在一般生於檀島之中日青年間，最少衝突，彼輩常同游於同一俱樂部，有渥湖島共有童子軍一百隊，四十一隊中，中日隊員俱有，但從無中日童子衝突事件，十一個青年俱樂部中，亦俱有中日會員，其中八家，且中日職員俱有，過去五年間，檀島各小學之四十張職員名單中，廿三張內有中日兩國人相處共事。

奴阿奴青年會秘書楊約翰會述一事，足徵中日僑民年長者與青年觀念之不同，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度開始時，彼建議聘請一大學畢業之中國青年，充一日本青年俱樂部之顧問，但社員有反對者，問以何故，則稱其父母不贊成，是於楊君至各社員家長處疏通，告以中日青年皆爲美國人，且將畢生共處，遂舉定華籍顧問，社員人數及興趣均不稍減，至次年度時，各社員且請求此華籍顧問繼任。

兩個孩童運動場管理員之意見，更足表現一般中日青年之意見，其一出面稱，「在夏威夷，吾人似並不知有中日戰爭，吾人在課堂中，聽討論戰事，但並無仇視對方民族之處，教師亦謂吾等同爲美國國民，吾等同在美國國旗下行敬禮，而我個人則因戰事而與對方民族更親熱，吾想此乃聰明者之所爲，在一和平之國內，何以互相仇視。」

另一女子則稱，「吾是日人，但我最好之女友，爲一中國族人，吾二人對於中日發生戰事，深感失望，但吾等均係美國人，並不因戰事而妨害吾等之友誼。」

在檀島之中日人士，祇生於其地而成年者有選舉之權，故選舉時之

分析，頗足表現兩國人之彼此感情，在一九三八年初選中，最為明顯，初選乃係第五法定區預選下院代表者，此區包括火詳魯魯城之半境，及瀝湖島一帶村鎮，共和黨下院候選人十二人中，有華人四名，日人三名，民主黨候選人七人中，有華人二名，無日人，當選人共祇六人，而該島立法，毋須每人投滿名額，華人儘可專授華人，日人亦可專選日人。

選舉結果，九處票櫃中，或華人票數佔大多數，或則日人，選舉投票人，華人為百分之二十，日人則百分之三十，當選人完全華人者二百三十權，亦即總數百分之六，完全日人者二百六十五權，亦即總數百分之四，種族之見雖存乎其間，但其程度不足左右選舉。

全區得票最多者為日人江口，次為華人李廣泰，（譯音）彼二人乃好華夷大學同學，且同為該地各種植場所擁護，如中日兩國人彼此切齒痛恨，此種合作共事，烏可能哉。

高埠島之結果，更為明例，在初選中，二華人得票最多，立即當選，而無日人被選，種族觀念並不能超越其他考慮，總選舉時，日人栗崎運動日人擁護，組織一俱樂部，會員約三千人，大部份係日人，但結果栗崎祇獲十二位選人之第十名，不得當選，以種族觀念拉攏票數，不但不能多得擁護，反足引起反對。

中日人士間之友誼，固有因戰事而破裂者，而如其一舊者，亦不鮮見，雖有中日至友二人，結伴遊覽美國大陸，見者輒以為奇，又有周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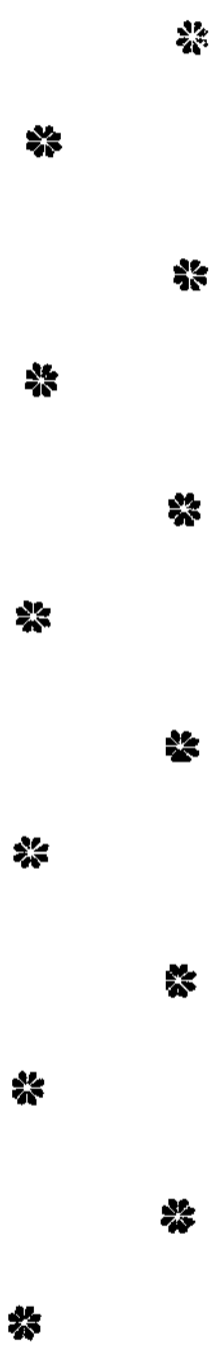
士與木下女士，同至紐約社會專業專校攻讀，戴和君（譯音）與吉田，均為檀島學校教員，同行出席教育協進會會議。

保險經理人金亨利與福田，亦同行出席一業務會議，回檀島後彼等語人曰，「當我等至各旅館註冊時，恆引起驚異之感，吾等不得不補充而告以一是華人，一是日人，但吾等同住一室，不致互相鬥殺。」

檀島中日人，互相通婚，雖為數不多，而二十年來，已逐漸增加，近來亦未受戰事之影響，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年度，中日通婚有十二起，而次年度，（在戰事發生後）反有二十六起。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且製就表格，以測驗中日人士對於戰事之情感，其結論則僑民與學生於該島之中日族人，顯然不同，其另一種對較，則為華人與日人反應之不同，華人以中國被侵略蹂躪，且覺美人同情中國，故時時談論及之，願以檀島治安關係，雖極愛祖國者，亦能克制感情，總之檀島之華人與日人，均是為中立者之模範。

加州華人仇日甚烈，華人日間種族壁壘甚深，而檀島絕無此等現象者，何歟？則以檀島各種族人民間感情素睦，平日尤少隔絕，雖有華人或日人聚居之區域，但中日人士，素相往還，青年尤甚，故其交友或否，純以個人為前提，而無礙乎種族。足證文化與教育，於人類之行為上，較種族為尤強。而在此新的環境之中，佔文化一部份之民族感情，於一代之間，即已改變真面目矣。（亞細亞雜誌）



日本戰時經濟體制的薄弱面

高橋龜吉
劉浦南譯

(一) 戰時經濟運營的實際與其軸心

現在日本的戰時經濟，大體是以物資動員計劃爲中心而運行。而這物資動員計劃，大家都知道，當初專以軍需的調辦爲中心目標而樹立，其中心物資自然是軍需品資材。從來的物資動員計劃，其問題的重心，是把此等軍需資材，怎樣才能最圓滑而迅速地供給直接必要的軍需方面。所謂戰時經濟統制方法，也就是動員不緊要部分的物資，以充當時急要的軍需，也可以說是一種「徵發統制」。然而，現階段的戰時經濟，已經突破了只要全力應付充足緊要軍需要求的時期，而進入所謂「長期經濟建設時代」。因而物資動員計劃，也就不停留在戰事初起時的「徵發統制」狀態，而占得了必須作爲照應長期建設的戰時計畫經濟中心而活動的重要地位。換言之，到今日，物資動員計劃必須担負起有計劃地實行戰時經濟計劃的「設計圖」的任務。這樣一來，不僅對於自身，而且對於戰時經濟運行的全體，都有重大的影響。

第一是編製預算受到的影響，例如至少中日事變第一年及第二年的預算，和物資動員計劃並無有機組織的關聯。此等預算的編製，踏襲了不少以前自由經濟的方法。所以龐大軍事費的要求，超出國力以上，而且就這樣塞入預算裏的危險，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都有相當的可能性。

然而到了十四年度，物資動員計劃居戰時經濟的軸心，自然昭和十四年度，預算的編製，不像從來的自由經濟時代那樣憑金融問題，公債問題等來決定，却要根據由於物資動員計劃的物資分量如何來安排一切。現在以爲撤開物資動員計劃而論預算則無意義的見解，漸漸擡起來，結果，今年度的預算，如財相大藏大臣所說，有三段準備。即根據上面，則昭和十四年度的物資動員計劃確定以後，方可決定預算，是理論的

結論。可是預算的一部，即本來預算，受須早提出議會的約束，以至在物資動員計劃未確定以前，已於去年由我着手編成，而非提出議會不可了。因此本來預算不能基於物資動員計劃。結果本來預算不得不專以與物資沒有關係而又在預算編製上不成問題的確定費爲對象，至於和物資有關係的預算——這就是現在預算的中心問題——預定全部作爲追加預算。這樣一般預算構成了第二段。這追加預算和從來的不同，實質上就是本來預算，且含有最重大的問題，即在預算中須重視的，不放在本來預算中，而放在追加預算裏面，其編製迥異平時。此外另有臨時軍時預算，構成第三段。

因上述理由，在今年度，物資動員計劃與預算不用說還沒有完全有機的關聯，但是本物資動員計劃而編預算的精神，却已顯明，可以說是得到軍事上的要求。可以在依物資動員計劃算定的日本國力範圍內，得合理解決的一種制度。

因此，設物資動員計劃確立了，那裏，問題的重點，就集中於怎樣把國家的總經濟力分配在軍需、生產力的擴充及民需三部面，方才適當而有效率。怕超過國力以上的要求，給預算和生產力擴充計劃等拿來實行的憂慮，原則上就可以消滅。反過來說，照日本的國力，能不能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依物資動員計劃來測定而加以解決。

(二) 戰時經濟的計劃化與破綻之防遏

倘使物資動員計劃正確樹立而運用，國力的算定就能確實，需給的推算亦能據此樹立，因需給不均衡而致的經濟破綻（這是戰時經濟破綻的大部分）就不會發生。比如向來有人憂慮日本的匯兌是否能維持，可是這樣的憂慮，只應在匯兌關係處於自由主義經濟的局面時發生，因爲在自由主義經濟之下，不考慮其經濟全體的對外支付力等，各本著自己

的計劃，自由與外國商人締貿易契約，到了支付日期，便有超過日本對
外支付力以上的支付請求一擁而至的可能，這時候，便很有匯兌低落的
危險。但是在今日的戰時統制經濟之下，正實行匯兌管理，輸入的許可
，在日本的支付能力範圍內嚴格限定，而超過其以上的輸入不予許可。
所以因國際收支關係惡化而匯兌低落的危險，萬萬不會發生。國際收支
關係倘若惡化，在現階段，勢必加倍嚴格限制輸入，匯兌方面，則常顧
慮到需給，在支付能力以上者，則不予許可，所以沒有匯兌低落之憂。
即是只要實行匯兌管理，就不至於像自由經濟時代那樣因匯兌低落而使
國家經濟發生破綻。

同樣，物資動員計劃由最初的徵發統制，漸能完全担負其戰時計劃
經濟之「設計圖」的任務，就沒有了由其計劃化的部面發生戰時經濟破
綻的危險。因為國力算定正確，即無糜費國力以上的物資，而使國家全
體的需給關係發生破綻的可能。生產力擴充等，也和上述軍需情形同樣
，根據物資動員計劃，自始加以計劃化，俾其需給互相一致，所以也不
能想像這方面會生破綻。

回顧從來調整生產力擴充資金的臨時資金調整法，即在組織上亦與
物資動員計劃無關係的運用。同法最初單看戰時經濟運行上認為必要的
事業的性質而與以許可，其運用與物資初無關係，結果物資不足時，例
如資材雖祇够分配一〇〇個工廠之用時，亦作為一五〇個工廠必要的事
業，而將生產擴充資金加以許可，以致各企業計劃間引起了物資的爭奪
，反使物資價格增高，同時得到許可的各工廠也因得不到充分的擴充資
材，全部只能做到不徹底的生產擴充設備，各自為僅僅一點兒資材的不
足，成了增產計劃不能實現的弊端。但是，今後將臨時資金調整法的運
用與物資動員計劃相聯繫起來，進一步採取本着物資動員計劃而與以認
可的方針，這樣一來，向來因資材與資金的抵觸而起的生產力擴充難及
，因此而助長物價騰貴等事，可以完全加以調整。

這樣設預算及臨時資金調整法根據物資動員計劃而進行，則現在對
日本戰時經濟運行上所受的主要重壓，即軍需與生產力擴充（包括大陸

投資）就能加以調整，其他一般戰時經濟的運行，便更加容易了。

（三）日本戰時經濟計劃的本完成部面

在最近以前物資動員計劃的重點，在於軍需與生產力的擴充；物資
動員計劃的內容，自然專是選擇上述兩者必要的物資，而且物資動員計
劃的方針和運用方法，也站在這樣的立場上。至於為長期經濟建設的日
本戰時經濟運行上必要的另一個重要部門，即與安定國民生活有關的物
資，則多擯棄而不顧。即民需物資的計劃，尚未完成為戰時經濟計劃，
就表示從來的物資動員計劃，尚未完成為運行戰時經濟的設計圖。

原來長期戰時經濟的運營上最緊要的事，就是將一國的經濟總力最
適當的分配於軍需與生產力擴充（包括大陸開發）和民需之間，俾能實
徹長期建設的目的。然而，為要把軍需，生產力擴充，民需的配分這樣
適切的決定，作為一個前提條件，而對必要民需的最少限度必需量，樹
立有權威的預算的組織，向來差不多是沒有，可見民需對策一向被輕視
着。

從歐洲戰爭的事實看來，戰爭初期，軍需的調劑也是重大的問題，
戰爭延宕下去，決定勝負的，不僅是戰鬥，實在一國的經濟力如何，就
中尤繫於維持國民最低限度生活必要的充分準備，有沒有完成。然而看
從來的日本戰時經濟運營，經濟力的調查，專偏於有關軍需與擴充生產
的物資，由如此測定出來的日本經濟力得優先充足的是軍需和擴充生產
必需的東西，而且它們的需給在計劃上大體是均衡的，殘留的部分，才
大體供作民需，而其需給調整，則尚未計劃化。不錯，今日日本所受最
大的戰時經濟壓迫，厥為軍需與生產力擴充需要莫大的物資，然其需給
調整，因優先計劃化如上所述，故許多人憂慮，從這兩面發生日本戰時
經濟的破綻，可以說是杞人憂天。可是民需則既如所述，只好取用軍需
和生產力擴充優先取用後的餘渣。因此一般購買力雖然增大，為其對象
的民需物資却顯著地被削減，購買力與物資的不平衡在這方面特甚，所
以日本戰時經濟假定萬一有破綻之虞，則必由需給均衡最不安，且還沒

有從需給調整計劃的民需方面開始崩潰。即隨轉入長期戰時代，對於從來被輕視的一般民需物資，將其需給計劃化而防遏其破綻，成爲緊急問題。

(四) 日本戰時經濟薄弱部面的意義與其對策

據上所述，即易明瞭，從國民經濟上所見的日本戰時經濟現在的弱點，不是軍需和生產力擴充部面，乃是民需的部面。然而日本戰時經濟，除上述民需部面以外，還有一種薄弱部面，那就是國際收支關係。但是民需和國際收支的弱點，決不是戰時經濟全體脆弱化的結果，那不過是爲了極力加強軍需及生產力擴充等較重要的部面，爲其所犧牲，遂使上述兩方面薄弱化，這是不足悲觀的，單從民需關係和國際收支方面，一看日本的經濟，其狀似甚疲弊，所以外國人以爲日本的戰時經濟，究能支付長期戰爭。但是反觀說一句，那不過是因爲增強較重要的方面竟，以致弱點化，結果日本戰時經濟全體反而加強不少。不過民需和國際收支，一任其弱點化下去，戰時經濟全體便有從此處發生破綻的危險，所以民需和國際收支，也須樹立適切的計劃。

不過既如上述，現在日本的戰時經濟，負擔民需部面以確保最小限度的必要民需的組織或機關都沒有。在平時，民需由國民總經濟力優先取得必要的物資，至於擴充生產力及軍需用的，是國民爲生活先優取

用後剩下蓄積起來的東西，實行自由經濟的平時狀態。固無特置維持民需的機關而將民需需給計劃化的必要；可是在戰時，利用國民經濟總力的順序，却完全倒置，平時輪到最後的軍需占了第一位，平時有第一優先權的民需反殿居於後。所以對於民需，現在必須樹立新計劃作爲戰時經濟的一環，而將需給關係加以調整。

(五) 戰時經濟運行的形式與物價問題的位置

上述戰事經濟，倘使萬一不能圓滑施行，則由何部發生破綻呢？還破綻或取如下三種形態而出現：

1 必要的軍需及生產擴充均致停頓，計劃不能施行等，即實質的破綻。

2 國民生活艱難，甚至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3 出現惡性通貨膨脹。

此三者中，何者危險性最大，則通貨膨脹可能性最多。惡性通貨膨脹一旦襲來，生產力擴充和國民生活，都會趨於破壞，軍需的充足也會碰到很大的障礙。總而言之，這通貨膨脹——物價騰貴最可怕。物價問題最近成爲重大問題，就爲了這緣故。「物價統制大綱」是應這種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

譯自革新八月號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

— W. Wheeler-Bennett 著
朱 深 譯

這本書的內容，係敘述列寧於上次歐戰中，倡導革命，成立俄國新政權，以與德國媾和的秘史。依照當時列寧的看法，俄國和德國的戰事儘管糾纏下去，在俄國方面實在不會得到好處，況且在當時社會恐慌經濟紊亂情形之下，實在也不容再糾纏下去，於是他就起來推倒沙皇，把「麵包，和平」這一個口號提出來，首先主張與德國媾和。但是俄德已經交戰數載，怨恨很深，所以列寧題議媾和，也感受了許多困難，不過大勢所趨，列寧的主張終久實現了。這一段史實，對於我們當前的時勢，是很足做一個借鏡的，所以本刊特請朱深君把該書譯出，逐期發表，希讀者注意。——編者——

第一章 退場與登場

(L)

在馬奇萊夫 (Mochiliev) 的帝國大本營裏，一個俄國的軍官正在寫信給他的妻子。這個房間除掉一座珍貴鑲嵌的神龕和幾張孩子們的照片以外，此外便別無陳設。寫信的在當天早晨，才從彼得格勒作了一度簡短的探視回來，現在則正用親密的字句，報告他安全的到達。這封信上充滿了柔情的與親密的瑣碎事情。他以前會有些咳嗽，不過現在好多了。他聽到孩子們出疹的消息，心上十分不安。這種傳染病，在這兒馬奇萊夫患的人也很多；在第一第二軍團裏，這種病正在蔓延開來。他特別擔心身體素來不強健的小兒子，也同樣掛念他妻子的不便。「我的可憐的寶貝，無論如何，這對你是十分討厭和焦心的」。於是他接着說，如果所有的孩子同時病倒，那倒好些。以前每晚常玩半小時的紙牌遊戲，現在沒有玩過，覺得像失去了什麼東西似的。我預備以後有空，決

定再玩骨牌了」；於是他結束這封信：「再會。祝你酣睡」。他在信尾簽上「你的小丈夫」，再開始記他當天的日記：從彼得格勒來旅途上的細微末節，和他在大本營裏的刻板工作。「我的空閒時間」，全化費在閱讀一本該撤征服高魯的法文書」。

我們可以想像到，他是一個平靜性格的人物；他的生活全被他職務上的日常困難，和籠罩着全俄的戰爭陰影所束縛着。那是真的；他是一個不出名，可是還有良心的軍官，——這個人便是尼古拉二世，全俄的沙皇。日期是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當他正在寫着紙牌與骨牌的時候，他的帝國，正在他的身邊破碎。

如果尼古拉二世不在這個危急時候做皇帝，他統治的帝國，他代表的朝代，連帶他自己，都不會遭遇到那麼大的禍害。他可以說是一個最不適宜於負起戰時重責的君主。他是最不適宜於領導從奴隸制度下，逐漸却是堅強足醒覺起來的一萬五千萬人民的君主。他並不是某派歷史家所稱的「一個壞人」，不過比這更糟的是，他懦弱，他簡直是無可救藥

的懦弱。他手裏的權力，「並不是權力而是權力黯淡的陰影」，因為他完全影響與壓迫的奴隸，同時却又不接受忠告與勸誡。他的宗教信心極深，像一個熱狂者那末迷信，他的不變的信仰，不但給予他精神上的慰安，同時也給予了一種超俗倔強的容忍，一種毀壞他較好判斷力和堅固地包圍住他的宿命論。此外，他又娶了一個常處主動地位的伴侶，她對神祕的事物懷着更深的信仰，同時她自己又深信，她的責任和資格全在補充她丈夫天性上所缺少的好戰的男兒性格。在給她丈夫的信裏，皇后不斷的提到自己是「有丈夫氣」的，要求他不要聽信姑息手段與畏首畏尾的勸告。「祇有傻瓜和懦夫，才會向你提議這個」，有次她在信裏提到馬奇萊夫的會議。「我想大本營裏現在正缺少像我那堅定的動物」。

尼古拉二世有許多使人嫌惡又逗人傾心的奇怪性格。有幾個暗殺俄國大臣與官吏的恐怖主義者，在臨死以前，對「國王的仁慈心腸與高尚的意見」請求，不是爲他們自己求赦，而是檢視一下「俄國內政的腐敗」。那個自稱是路易十五的兇手，說他所以要刺殺皇帝，目的是想證實一下「他是否還有良心」，可是這許多尼古拉二世大臣的刺客，至死還宣稱他們是他的忠心的子民。「他到底是怎樣一種人呢？」他的從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葉維支大公寫道。「他使我嫌惡，却又使我愛他，因爲他並不是一種天生的壞人，他十足是他父母的兒子。或許我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愛他，不過他是一個多麼鄙陋渺小的人物啊！」

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個星期，就像在旁的地方一樣，在整個的俄國燃起一片的熱情。沙皇，「他人民的君父」，變成了他的幾千萬人民的尊敬與崇拜的對象。斯拉夫民族心裏遺傳來的神祕教，現在變成了一種集中在皇帝一身的新的虔誠了。不過這種熱情與虔誠很快就消褪了。俄軍在東普魯士所遭遇的慘敗，都市食糧的逐漸短缺，全國政治的日形腐敗，俄國比其他交戰國家，更早發生了厭戰的象徵。在國民緊張的情緒上，現在又加上了秘密宣傳的影響。這種秘密宣傳，從一九〇五年流產的革命失敗以後，便一逕在國內流播着的。在加重的困難與革命的勸勉

之下，俄國的羣衆重新發動了。俄國的軍隊，作戰起來雖則十分英勇，可是對上級軍官的剋扣軍餉，與剝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銜恨甚深。自從第一次秋天的戰役以後，兵士的士氣便逐漸的退步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克魯泡特金將軍在他的日記裏寫道：「他們全渴望着和平。整個軍隊應該在反攻的時候，都跑到德國的戰壕，舉起他們的武器，作爲投降的表示。他們對戰爭的艱苦，已感到疲乏了」。

這種和平的渴望，在某幾個高級的政府與宮廷團體裏，表現得更早。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繼從法國回來的尉特公爵（Vitte）對法國的駐俄大使摩里士·班萊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表示，他深信俄國最聰明的辦法，是「儘快的結束這次愚笨的戰爭」，因爲協約國的勝利，就是等於民主國家的勝利，也就是整個中歐民主國家的宣言。「那就是同時宣告沙皇制度的完結。至於俄國假使打敗了將會怎樣，則我不想多說」。「俄國人民協會」（就是黑百團）的極端保存份子，和宮廷裏的親德份子，同抱了同樣的態度。

這樣，到了一九一五年初，沙皇便面對着各方逐漸強烈的要求和和平的熱望了：左派要求和平，因爲他們完全厭惡戰爭，同時渴想到憲政的改革；右派也要求和平，因爲他們想趁當時還來得及的時候，趕快壓制那種趨勢。許多方面催促國王採取一個王朝的和平——藉此保存專制的政體。和平問題，在俄國逐漸佔優勢了。

尼古拉二世本人是忠於協約國的，他曾經在他權力之內，竭力燃起民衆對戰爭的熱情。一九一五年或是一九一六年，對左派與中立派穩健份子所作的一種讓步，或許可以早就在皇帝與人民之間，恢復信任的效果；可是沙皇難以救濟的懦弱的罪惡，再加上他對自己的判斷缺少信心，使他聽信了極右派的勸告，却不肯採納自稱改良派的忠告。

結果便是和德國單獨議和的一連串散漫不連貫的嘗試，由經濟與商業代表的斡旋，由瑞典國王的斡旋，和由皇后的兄弟，黑塞大公（Hesse）的從中斡旋。這許多嘗試，全是由絡繹到俄國來的代表教唆成功的。他們利用保守黨阻怯的感覺，來促進和平的目的。他們再三力言國內

革命，和聯盟國出賣俄國的危險。聯盟國的英國，正在計畫剝奪俄國合法的戰利品，將君士坦丁堡留給英國自用，並將達達尼爾海峽建成一個新的直布羅陀軍港。據說法國和日本對英國都有了默契，而英國則允許日本在滿洲自由行動為交換條件。這許多消息使俄國大為不安，所以到了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善替力（Chantilly）舉行協約國會議時，俄國的代表便極熱烈地忠告放棄加利波利（Gallipoli）戰役。此外一九一五年秋天德俄間的了解，有了重變的進步。沙皇違反了他自己較好的判斷，完全聽從了皇后與她的團體的慫恿，將尼古拉·尼古拉維支大公的總司令職免除（德國的皇帝把他當作德俄單獨媾和的主要障礙），而由他自己來兼任。

雖則沙皇較穩健的顧問，曾經預先告過，並且竭力反對他將皇叔推作總司令，可是，一九一六年夏季的戰爭，俄軍顯然是碰上了好運。勃魯西洛夫將軍（Brusilov）在喀爾巴阡山脈的推進，完成了僅次於一九一四年夏天的勝利。奧軍「像比斯開灣上颶風前的薄雲」那麼吹散了，不過俄軍方面的犧牲也是驚人的。等到德軍趕來前線援助奧軍時，俄國的攻擊，便變得逐漸費力與無用了。勃魯西洛夫將軍努力想將血肉來填補武器的缺陷。在某幾個師團裏每十人平均祇有三支來復槍。他們因為沒有炮彈來炸毀鐵刺網，他們就在被德國機槍手射死的屍堆上爬過去。俄軍不顧死活的，英勇的作戰，不過沙皇的軍隊在九月裏停止最後的有效軍事行動時，死傷的數目幾達百萬之數。不管部隊作戰如何的英勇，他們已失去了勝利的信心，他們現在全抱一種迫切的和平的念頭。於是「和平與麵包」成了普遍的口號。「和平與麵包」。

同時右派裏的和平派，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努力；他們的活動在棘手的外交方面，又增加了一個挫折的矛盾點。在七月中就是當軍隊由尼古拉二世親自統領下顯了幾次勝仗的時候，他下諭和平派，將親協約國的外交大臣柴沙諾夫（Sazonov）免職，將外交的權力集中在皇后的一個朋友，議會會長史多謀（Sturmer）和一個叫做「上帝的選民」的傢伙，拉斯布丁（Raspudin）的手裏。

在這個當兒，任命便落到一般反動的親德份子，對國內國外全有十分重大的影響。他們是永遠反對和西方民主政府聯盟的，因為他們怕商方的自由理論，便會這樣流入了俄國。在人民與軍隊的眼裏看來，將柴多謀替代柴沙諾夫，無異是將皇帝顧問裏最後的穩健勢力消滅，沙皇決心來堅持剝奪人民與軍隊生活必需品的管理制度了。

協約國在彼得格勒的代表，明白這種新的任命，是給予聯盟國家利益的一個嚴重打擊。「我永遠不能希望和一個話說不能憑信的人，發生心腹的關係。他的唯一的思想，便是去達到他自己野心的目的」。英國大使這樣論到史多謀。「雖則國家的利益強迫他繼續他前任者的外交政策，可是照一切的報告，他在心底裏却是一個親德者」。法國大使摩里士·班萊洛格，甚至將俄國外交部的新人，警告他本國的政府：「我們必須料到我們商議的祕密，對於某種人不再是祕密了。由他們的親德傾向，和德國貴族政，或是德國經濟的間接關係，他們的憎惡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他們已經完全被對德和解的念頭所籠絡了」。

在另一方面，中歐同盟國則歡迎史多謀的出任外相。「不用說，他對我們是懷有好意的」，德皇寫：「我把這次任命看作講和的明白表示」。

史多謀是十分狡猾的，他不肯和德國公開直接談判，顯然的破壞俄國外交政策，不過他在暗地裏則竭力促成德俄的和解。同時他為了解除英國對君士坦丁堡計畫的一切疑慮，和英國締結了一份協定；柴沙諾夫在未去職以前，會承沙皇的命令和波蘭談判，現在也由他來完成了未竟的工作，這兩份條約，他都延擱下來，許久都沒有發表。他的努力可說十分成功，到了十一月裏，德國的政界均堅信：德俄的單獨媾和是勢所當然的了。這樣的機會，祇有世界上最拙笨的外交，方能讓它從指縫間漏掉。

最拙笨的外交居然出現了。德國軍官渴望能够控制波蘭軍隊，這樣來增加中歐同盟國最感缺乏的兵力，於是德軍的最高指揮部堅持波蘭必須受德奧皇帝的聯合保護。政府，外交部與參謀等部裏許多人員，全是

反對這種行動的。可是好大喜功的最高指揮部，完全不睬他們的主張，祇是一意孤行，這樣一來，顯然的將一切和平的希望打破了。那時史多謀是完全被動的，——因為柴拉諾夫的波蘭計畫，清楚的現出了，德奧或許會瓜分波蘭的。——與登堡與魯登道夫在口頭上，竭力主張波蘭是有一部份俄國土地的。在德方竭力促成德俄媾和的馬錫亞·厄爾士柏革（Mathias Erzberger）也說對波蘭這種宣言，是破壞「唯一和平機會」的「一個政治上的絕對的災禍」。

史多謀計畫的失敗消息，不久便傳到了左派與中立派的穩健領袖人物。地方議會聯合會主席爾甫甫親王（Троф）便說「這種招引苦惱的，可怖的賣國嫌疑，這種私自和德國暗中勾結的嫌疑，並且努力預備一種丟臉的和平，——現在是全國共曉的了」。見習士兵團領袖的保羅·米留柯夫（Paul milukov）抨擊得更加激烈，在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演說裏，在國會裏痛罵史多謀是賣國賊。在事不能抗拒的壓力下邊，沙皇忽然頓悟了過來，於是立刻將史多謀革職，本來也預備將他的無恥同僚波洛托波夫（Protopov）一併革職的，後來經過皇后的竭力要求才算取消了，原因是她曾經「丈夫氣的」訪問過大本營，而拉斯布丁曾推薦過他是拯救帝國命運的人。這樣名義上由脫萊波夫（Трепов）領銜的新政府成立了，首領算是一個協約國的擁護者，事實上大權仍舊落在一班敗類手裏。

到了一九一六年終，被拉斯布丁在十二月給暗殺掉而加劇的俄國形勢，看來左右派衝突是無力避免的了。上邊也計畫革命，下邊也在計畫革命，這兩個革命團體的口頭都是和平，——保存貴族政治的和平從速實現「普羅階級獨裁」的和平。

這許多貴族擁護者，預備立刻停止前線的戰鬥，改為後方內戰。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初，「俄國人民協會」忠告沙皇「用任何代價，來恢復國內秩序，而且必須將國內的敵人消滅，這許多敵人早就比國外的敵人更危險，更殘忍的了」經濟的情形迅速的崩壞，食糧愈來愈是稀少，

在彼得格勒公開的傳言，政府故意的使食糧缺少，這樣使戰爭無法繼續下去；同時故意的惹起罷工與擾亂，這樣可以給政府對社會黨團體，採取嚴峻對付辦法的藉口。和平是造成這種情勢的主要原因。

極左派也同樣的渴望和平，他們清楚和貴族政治的最後決戰已迫在眉睫，所以希望能夠有全副的力量，來對付目前的鬥爭。革命的宣傳傳佈得很廣，煽動工人罷工與要求和平，再煽動兵士拒絕再戰。在革命口號上，又加上了一條，就是：「和平，麵包與土地；」而和平則是第一樣要求。一切戰線上的高級將官，都收到了匿名信，告訴他們兵士已精疲力竭了，他們已不肯再戰，即刻恢復和平是最最必需的。

在這兩派之間，便是占派的穩健份子，由爾甫甫，米留柯夫和議會主席羅達哥（Rozianko）代表的自由份子，他們依舊效忠於協約國，並且希望尼古拉二世趁早採取憲法的改善，來拯救自己和他的國家。他們猛烈攻擊包圍沙皇的侍官，求他聽從他們較好的忠告，可是結果全是徒然。他們的請求，在皇帝木石般的冷淡下粉碎了，沒法他們祇有回到彼得格勒的政治沙龍去，在政治家，軍人，貴族與智識階級人們中間，繼續討論應該將誰「踢出」政府去的問題：——皇帝？皇后？波洛托波夫？或是他們三個一起？

亞力山大米切洛維支大公也警告過。「不平的感覺正在迅速的蔓延開來，」他寫。「講起來或許會覺得奇怪，預備革命的，不是旁的人，却是政府自身。」後來英國大使遠反外交上的禮節，率直的說了出來！「閣下，你們現在到了分歧的路口了。你們現在必需選出一條路來，一條路是通到戰利與光榮的和平的，另一條則是通到革命與災禍的。」

尼古拉二世被堅不可摧的冷淡外套包裹着，他自己推翻了每一個救自身，救國家的方法。在最後危急關頭還跟着他的人們，全給他的「冷淡，石一般的鎮靜」所吃驚了，因為當時外邊的變態情形，快要爆發發的地步了。「這是什麼？」在這許多最不幸的日子，譚尼洛夫將軍（Danilov）問。「這是由訓練成功的，一種可怕的，不能相信的束縛囑」

？或是一種神聖的宿命的信仰？或是完全缺乏智慧的東西？」
 這種精神上的厚臉皮，才能使沙皇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回到馬奇萊夫的時候，在信上仍舊談些紙牌與骨牌的事。後來（三月十六）當這暴風雨爆發的時候，他便面對着退位的絕對必需了。使他的朋友與敵人全感到困惑的，他連退位都是無動於中似的。

尼古拉二世遭到放逐，死刑，而被人遺忘了；三百年來以專制政體因襲的羅曼諾夫王朝，也跟着於焉告終。舊的秩序因為內在的腐敗與弱點，在外來的壓力下粉碎了。代之而興的，是思想紊亂而又空虛的民衆運動，不過他們也有三個顯著的要求：那就是：「和平，麵包與土地。」現在戲幕又拉起了，那是近代歷史的一齣偉大名劇。（未完）

論壇

英聲明遠東政策不變——英決引渡天津四嫌疑犯——法幣匯價狂跌——深圳被日軍佔領——重慶各報復刊——外蒙邊境又趨沉寂

專載

與客論我國抗戰……力 菴
 我國外匯新統制政策的檢討……中 工
 貴州之土地陳報與田賦改革……吳無吾

譯著

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日本經濟……文藝春秋
 英國在東亞的航業……Round Table
 論遠東之英國海軍……Earl Beatty
 西班牙與中國……Carl Gelde

文藝

摩頂閣記……既 澄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凡有專著，概所歡迎，譯者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者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報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資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廣告價目及刊例

等級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	九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無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注 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新世紀

第六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 印 人 唐 士 林

承 印 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 版 期 半月刊 每逢一號及十六號出版

定 價

國幣一元
港幣五角
仙

本刊在香港獨立註冊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

C字五八九號